金陵集

序記

六

金陵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金陵集卷之十一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序

送李參議秉模赴燕序

聖上卽位二年吏曹參議 奎章閣直閣李公秉模奉使赴燕 王朝搢紳大夫能文章者多詠歌其所志以別焉公屬不佞序之夫士之遊于中國以夸美於天下者有以也豈其遊覽山川之勝勢爲快也哉盖其所以壯其心胸廣其耳目虛往而實返者有之矣始 皇明受命有天下四海爲一莫不頓首稱臣

然獨朝鮮以忠順聞陪臣之進其所以奬嘉之禮視諸侯有加焉故學士大夫之任是選者其榮固不在於區區形勝之樂而已乃以下邦幽潛之臣而束帶天子之庭以觀其宗廟宮室之尊嚴衣服車馬之盛麗與夫詩書禮樂之燦然具備而進而與名卿鉅公揖讓進退於衣冠文物之間耳聞其所不聞目見其所未見則其歸而有光於邦家爲榮於鄉里者可知矣何其盛也其後明亡夷狄據中國自龍灣至山海關數千里雖其江山風物宛然如昨而天下之左衽久矣中朝之禮樂文章今不可復見矣則忠臣義士

之過而覽者未嘗不彷徨躊躇慷慨泣下至今百餘年其盛衰存亡之感有不可勝言者矣又何其昔之甚盛而今之甚悲也雖然天地之間有陽不可終無之理以古赤縣神州堯舜三王所教之地而衣冠文物之舊謂終無可復之日則不可也天下之大豈顧無豪傑之士自任以斯道者哉余聞燕南多悲歌感慨之士逍遥隱於市屠之中人不可得而見之意其中有賢豪長者相與義激而興起者然而東使之冠蓋往來於遼薊者歲相望而卒未聞有一人焉何也豈果無其人而然歟自古奇人烈士多伏於窮崖絶

谷虎豹鳥獸之藪人跡所不及處以藏匿其身世又無陰求而博訪者雖或幸而有之而混焉不能以知之歟如有好義者出於其間相與誠感而義動之以俟其時至而作屈極而伸則昔之所以爲盛者其燦然復明於天下將有日也嗟夫余不得聞其名而見其人也已李公爲人清慎端重爲當世所重其賢足以趨走皇庭黼黻笙鏞宜其知名於天下而今乃備珠玉皮幣之任惟以不辱　君命爲幸也悲夫

送吳士執允常遊成都序

古者人人皆學道道未嘗分而爲二也及後政教衰

異端興其他權謀機數功名之說百家衆技之流紛
然雜出而亂正學道術爲天下裂是可悲也已首陽
吴士執名允常其高祖判書忠貞公與余高祖冢宰
文憲公俱爲　肅宗名臣其祖大學士公與余先人
相友善由是兩家子弟相與往來遊從士執長余十
四歲而以世交論輩行下故歲時造問余拜之士執
亟令止之必相揖而坐士執貌靜而心淵色秀而氣
清望之昂然而及與之語可知其爲愷悌君子也自
弱冠不應舉其自喜爲學甚燕居與鄉黨羣弟子日
執經傳講究天人性命之旨凡世之功利機變皆不

言也余觀今世之士有有其志者矣志既不固多爲權數所遷有其才者又自暴於科舉功令之文率不能明於先王之學此道學所以不興而世教所以日下也士執名家子篤志學問不爲外物所移且其言曰爲學將以施之政事也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夫子所以與顏淵者也吾雖不敏請事斯語其學愈高其名愈盛而其志欲安命而不求知於人同時之士莫不慕其賢而樂與之交余則處於師友之間尤相好也顧余愚陋嘗喜爲文章每有著述見士執士執輒讀而嘆曰非今人語也既而曰文章聖人之餘

事也以吾元平才質之美何乃眷眷於此邪余聞其言未嘗不以士執爲長者能愛人也歲之巳亥士執將適成都請余爲序成都居關西號多景勝若其江山風物之華盛宜其覽者之自樂也只書其平日相知之深者以贈焉

送浮屠惠靈師遊金剛序

余有方外交二人曰法明曰惠靈惠靈將遊金剛問余序余嘗與法明評金剛之勝以眞珠潭當第一其言曰潭之源出自毗盧峯屢折爲碧霞火龍諸淵澎湃轟輷駛幾五里而注之潭坐潭側見二淵水如玉簾

懸空如急雨如濺珠漩雪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匯爲一區潭傍石壁如錦屏列立金碧渲染琉璃玲瓏巉然上广而下砥游其中者仰看碧霞凛不可住側看火龍石齦不受趾自覺其平廣蘊藉日照楓林正與潭射爲一線殘虹已復散爲五色瑩暈中秋月明有笙鶴聲從碧空飄墜云士以一言定價於千里之外然則一真珠潭足以占金剛之大勢矣師往矣法評宜不爽

送柳叅判義養赴燕序

佛教入中國久矣然其稱王稱師自元班禪始明又

因襲其號自崇佛以來未之有也班禪本出西番烏
斯藏按一統志西番在四川雲南省外烏斯藏益在
青海之西經唐吐蕃故地去湟中五千里盖班禪一
名額爾德尼西番語猶云光明神智法一名藏理佛
西番有三國一曰衞達賴喇嘛所居古之烏斯藏也
一曰藏班禪喇嘛所居古亦曰藏一曰喀木更在西
大喇嘛古曰康國世言唐元奘法師入三藏設教即
此地也至元時班禪以神術聞世祖遣使迎之令造
蒙古新字頒示天下賜號大寶法王及死賜號宣文
大聖至德眞智大元帝師嗚呼何其僭也自古事佛

者未嘗不亂天下國家而其尊之以王師之號者元實爲首然元終不以佛亡何也元吾不欲觀也至於明之尊班禪尤有惑焉明之得天下專尚儒術凡浮圖僧尼異端之學立法而禁之可謂正矣然而自洪武至萬曆班禪之教大行詔諭西番許三藏朝貢有鈕玊璽寶之寵焉有織金袈裟之賜焉又封其國僧澹巴蘭巴珈璘眞珈藏卜嗒立麻曰大乘曰大慈曰闡教曰闡化曰五教皆加王號自是之後班禪之教或盛或衰而猶不絕跡於中國明之尊班禪與元無異然後之論明之世者不以異端而以儒及其亡也

不以佛而以闖賊言佛之亂中國者將無足驗歟元故夷狄其所事佛固不足怪若　明聖天子在上其立天下必曰禮樂文章者至二百年而獨於班禪如此何也余知之矣夫三藏古三危之地書稱舜竄三苗于三危是也其地與中國不通風俗久已梗化況班禪以異端怪神之術惑天下之人其君子有憂亂之心而其小人僥倖而求利焉明之終始慮患者不在於佛而在於西番故毋寧陽尊其教而陰制其術以冀一日之無事也其所以朝貢通使者明探其情也其所以分爵封王者明割其勢也至寵錫以金玉

僣侈之服器欲啗之以利而愚其智也特西番入其術爾此豈事佛者哉善治天下者寧自汚而得虛名不無備而取實禍然則元之於班禪其亦有明之意歟　當宁八年兵曹叅判柳公奉使入中國中國有所謂活佛焉其術出於班禪而尤怪誕公去矣以觀其崇佛之虛實則可以占天下之存亡也

贈元孺良在明序

人之於物皆有癖癖者病也然君子有終身而慕之者以其有至樂也今夫古玉古銅鼎彝筆山硯石世皆蓄爲玩好然淸賞者遇之適一摩挲而盡矣珠璣

錢貨利之所在繭足千里方其求之也探山入海破塚剖棺自以輕身與死生而及其既足而有禍取之而無禍藏之而無盡者其惟書乎盖藏書始於周柱下史老聃而自秦火以來莫盛於隋之秘書唐之崇文又莫盛於今余嘗讀浙江書目見內府勑印及經史子集之盛行於世者皆不在所錄而得十萬餘卷何其富哉天下有事則圖書蕩殘於灰燼海內昇平則士自歸於右文觀於書之聚散盛衰而可以占世之治亂焉士幸而生於昇平之世得見其全書而又能有力而致之誠難矣故丞相元公身都卿相而於

物泊然無所好獨從事於書其書冠京師人有諷公
者曰愛書者未必藏書藏書者亦不必愛書公書不
已多乎公笑而不答既卒而遺其嗣子在明鑐良今
其書尚萬卷夫羅麗之俗不好古又其地距中國絶
遠余嘗見數十年前士之稱博雅者猶不得見全史
佩文韻府諸書者有之今士大夫家無不藏之以不
好古之俗生於絶遠之地公獨致書如此非有苦心
者能之乎後生小子聞公之風者競相以藏書爲能
事彬彬有可觀公與有力焉余語鑐良曰人有怡情
於玩好者足以娛一時而已以富貴自恃者有能及

數世者乎公之慮患也深而其爲子孫計也至矣雖然中國之無事久矣公旣癖於書又生於昇平之世而得有力而致之吾與[illegible]良得見其藏書之盛者可謂幸矣物極而衰理也不出數百年有能憂天下之憂者其必有思吾之言而羨吾之世也

贈趙國珍鎮球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士之學六經者將欲學聖人之道也欲學聖人之道則不能無從事於其說故說經之學始於漢而及宋明以後其說何其紛紜也甚矣學者之易惑也夫聖人之道一而已而說之者甚衆

執其一道而求之則易知者莫如經而從其衆說而究之則難知者亦莫如經也盖自周衰以後聖人没接乎戰國及秦六經之禍慘矣幸而至漢始除挾書之律立博士以教授於是四方學士皆聚京師爲專門之學而尤明於名物度數其說甚備及得程朱諸大賢又以理氣心性之學發明前人未發之藴而經旨大明使學者易知其道止此足矣自漢以降講師學官之法廢而章句論說之學出經之難知也盖久矣余嘗考自漢迄于宋明千有餘年所編輯成書者亡慮數十百家可謂盛矣然其言各自異同如訟獄

者一而聽之者人人各殊豈可以斷其案乎雖然余以漢儒之傳程朱之集註爲必信無疑而其餘諸儒皆支離穿鑿而不可究也何者漢儒與程朱天下之大儒也世無有及者名物度數主漢儒理氣心性主程朱參互古今文而究其義理與事物則後人之千言萬語豈有勝於此者乎漢儒之世去聖人不遠其學又皆專門以專門之學生於去聖人未遠之時其說不應全失其失者則又以程朱邃學博聞集羣言而會至理考其次第正其訛謬此所謂易知者也至於諸儒又生於漢儒程朱之後去聖人益遠見識之

不及又遠甚而欲以支離穿鑿之說辨其旨寧屈經而從已不欲低巳而下人此所謂難知者也聖人之著六經將欲以其道詔人而已不欲使天下後世相率而溺之也而後世之士自以守經發明者反不知僞說之害經如此可怪也已漢與宋明之儒於六經其學可謂深矣而猶不勝其多況今之人徒欲以淺見陋識齕齕不已者甚多自今千百載之後又不知復出幾人其言愈多而經之道愈亂矣故余屢爲說以辨之而世之人不余信也余友趙鎮球國珍年十九獻其詩文於禮部成進士旣而曰此未足以盡吾

學也遂從先生長者從事於經余喜其有志也故爲是說以贈之

送李侍讀存秀之任江東序

延安李君存秀字性老　正宗年間以進士應殿講賜及第時余叅考試　上顧謂曰李某故丞相文簡公之孫也文簡公事　元陵號爲良相至熙政奏劉言人所難於予有恩今爲朝廷深喜其得人也時君大人尚書公亦以剛直方被恩遇踐歷內外而顧君妙年娟秀遭時登顯逮唱榜已爲弘文館正字　奎章閣待敎未幾召試入翰林自內閣兼南床之選僅

有令承旨徐君有集與君二人而已一日　上召見諸閣臣賜饌君秉筆伏楹外時天寒夜鼓已深　上手調羹一器呼君使喫盡曰翰林能不寒乎一時榮之人或戲君曰　上調羹賜君此無乃他日入相之兆耶君笑謝　垂簾以後權奸以奏藁事脅君君知其意不動幾陷不測權奸敗餘黨猶冀復用舉朝囁嚅不能明言其罪君以侍讀學士上疏累百言言元祐不誅章惇之失辭旨懇惻君嘗謂司馬君實呂晦叔過於仁厚去小人不能如禹之驅龍蛇而放之菹終致善類之禍此令人之所當鑑戒者也一時多其

得體而始知向之受　先王眷愛者非偶然也既而
君以母老乞郡得監江東將之任要余一言記前年
秋余自東還君猶在翰林與之相遇輒握手言權奸
從中造謊說喜事樂禍朝廷士大夫必無遺類矣余
聞之歔欷泣下苟非　上之明斷亦安知有今日哉
嗟乎今之爲政者必曰廉與勤然戀名者易爲廉而
畏法者不患於不勤戀與畏相遭不得不折節矯强
故其幸而恒處於此者則可以終其身而世遂以完
節許焉其或仕宦已成志銳而氣盛可戀者旣已得
之而朝無權奸之傍伺又賴親知有力者相與顧助

得以自肆於必不得罪之地則亦無所畏矣今君處於無可戀無可畏之地而能縮身鏤腹以自苦於廉勤之行則其賢於人也遠矣千金之捐非不高矣而其可取者多於所捐則不足以稱之而彼日坐衙豉於朱墨米鹽之間者非出於其心之所安而有拘焉者亦不得以自揜也此豈士君子之眞廉眞勤也哉君行矣吾以是告之昔者爲千乘之侍從能稱其職矣其於爲蕞爾之邦乎何有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笑牛刀之於割雞也焉用云爾

送徐叅判美修赴燕序

昔蘇長公有言曰古之君子不必仕亦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節赴其義處者安於故而不出出者誘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遠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余讀其語未嘗不樂而悲之自世之降仕與道爲二世之所謂仕者率不能行其志焉余猶及見元陵之世其不仕者固有潔身自靖之義而其仕者亦自托於不能忘世之說然其間亦有進退行止不激不隨江湖廊廟由其志之所安者漢湖俞相國與三山李尚書諸人皆有先輩長者之風者也三四十

年來士大夫風俗日下其不仕者除非自量而退則
皆朝廷所擯棄之人而仕者益趨於功名勢利之途
而不知返焉雖世道日艱疑忌轉深有不能自引與
被　上恩遇未忍便訣者雖其爲說不同其不能行
其志則一也余友户曹叅判徐公公美其所謂不必
仕與亦不必不仕者歟公治亭廣陵江上有官則來
曰吾無不仕之義也無官則即日以匹馬歸曰遲徊
懷祿非吾志也或處權要則輙辭而不膺公言議事
行在衆人中固無異也而觀其進退行止綽綽然有
餘裕也今之仕而能行其志者公其人也今　上元

年公充副价將赴燕京謂余合有一言噫此一時之役也何足云也士君子立朝行已此之謂大役也公能推是志而終始不渝則豈獨爲公之賢也將有補於世道者豈少也哉吾將待公之竣事東還幅巾杖屨相訪於江湖之濱酌酒講蘓公之語而證其出處之約

送沈大學士象奎李侍讀光文赴燕序

自程朱諸夫子出聖人之經旣晦而復明其功甚鉅學者尊之以接堯舜周公孔子之統卽聖門親授顏曾子思之外如四科諸子皆不與焉漢儒專門者亦

不得在其列也又自宋明以來立學官教授專尚程朱之書科舉之士易主程子傳義而陰陽卜筮之學廢矣詩主朱子集註而毛鄭草木鳥獸名物之譜不講矣書主蔡沈集傳而孔壁所得竹簡之序不傳矣沈嘗受書於朱子朱子雖不自傳謂沈書爲朱子之書可不誣也以是論之經學之正莫如宋明然士知尊程朱而不知漢諸儒於經亦有功以十三經註疏爲無用之書而束閣不讀則其陋已甚顧今中州之學大抵皆宗程朱而間有主漢儒者出其學漸盛主宋者斥古註爲穿鑿而棄之主漢者指宋儒爲腐各

主已見又不能合而一之其不能一之則儒者之蔽也盖明義理則程朱之說最得其正權訓詁則漢儒之學號爲博雅盖漢儒之世去聖人不遠其學又皆專門以專門之學生於去聖人不遠之時其說不應全失其失者則以程朱邃學博聞集羣言而會至理考其次第正其訛謬士之生於今世者當以程朱之義理漢儒之訓詁合而讀之以求其旨之所安而已奚必斥爲漢儒之辨析精義微辭不能盡合於孔氏之舊然朱子於其言之駁者黜去不疑而其醇者則悉從之朱子且從之況於後世之士乎善讀書者當

主古人已定之論而又以未醇之書參之持循而變
通得爲師而失亦爲師之可貴也余友大學士沈公
稱教　經筵侍讀李君景博奉使赴燕稱教學博而
詞富才高而識明其於經術擇之也精景博文正老
先生之孫也蚤以經行進爲朝廷所重公於今行如
遇士大夫之賢者能以一言合其說而正其謬乎此
於儒門事功關係甚重而辭令之善亦行人之事也
公其勉之矣記歲丁卯余入燕京與諸秀才雪山定
交雪山屢訪余旅館語終日不倦及論經余爲此說
而示之讀至得爲師失亦爲師之句亟提筆書以鐵

論雪山乃唐名臣遂良之後今其筆談尚在篋中時時出見不能忘也

苞甘集序

夫貧賤之士懷奇負才而無所樹立於當世者往往自放於江湖山水之間見其山川風物雲煙草木之奇怪變幻與夫幽愁感慨鬱悒之所蓄於中者發而爲詩豈古所謂窮者而後工於詩者歟芝山南公自少工於詩老而不厭以此知名然亦貧賤之士也旣觀於世久悒悒不得意遂與其弟子瞻益自肆於山水詩酒之間憂愁歎息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相樂也

其思之深者怨女寡婦之痛哭也其慮之遠者孤臣讁客之歎息也由是其詩愈工而其窮愈甚公爲人短小精介好讀書不自有其能子瞻爲人慷慨有大志喜飲酒言論飲之酒劇醉醉後與之語天下古今成敗事輒悲憤泣下鬚髯磔嗟夫若二人者乃自修之士也而使其人無所施爲於當世使其詩遂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山川草木羇愁不平之言由是世之學士大夫往往徒知其詩之爲可喜而不知其人之爲可奇又不知其窮之久而老且死也白首無衣食豈非天也哉後之君子讀其詩而想見其爲人其

有不俯仰太息於當世者幾希矣悲夫公既老乃自集其平生所爲詩五百二十首爲三卷名之曰苞甘蓋取俚諺而爲之也請余爲序公名有衡字君山吏曹判書大學士　贈謚文憲公諱龍翼三世孫也

李君詩序

李亶佃閭巷人也少學唐詩既而盡焚其藁下學徐袁鍾譚曰詩莫盛於唐而旣不能得其情境之眞則爲一摹擬飣餖襞積纔離筆研已成陳言死句寧以明以後諸子爲師以洩其傀儡奇崛之氣夜輒買油燭兀坐作詩作已又自寫欲以示世所稱爲中原學

者則書以粉箋太史紙其斥中原學者書以常紙矣
天明出去遍謁諸文人名士受批評如是十餘年不
怠於是君之名遍世間其詩有靈心慧識時又發之
以困窮不平之言故如嗔如笑如寡婦之夜哭羇人
之寒起雖未成一家而亦自有可取焉君讀史見忠
臣烈士抗節殉義蹈鋒刃冒矢石者則翻身跳躍於
卷上或放聲哭不已及夫天下治安敦儒術興禮樂
則嗒然慮散若白日而欲睡者余嘗謂求人於奇且
異則患失人而往往得其長者亦在此可不誣也君
嗜酒酒後雖遇士大夫直言其失或侵侮而不自覺

由是謗者甚衆目君以狂生妄子然吾輩皆愛其才山水詩畫之會君輒隨後而來也

許氏詩序

二南之化衰而列國之作興周南自關雎至麟趾召南自鵲巢至騶虞凡二十五篇皆后妃之教化而宮中之所歌詠也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詩凡一百三十六篇之中亦多有婦人之作焉昔周盛時天子巡狩命太師採其歌謠以觀其風俗而黜陟之故婦人女子之詩往往列於宗廟朝廷而衛莊姜許穆夫人其尤著者也及他泉水竹竿君子于役女曰雞鳴等作

雖其人姓名不見而至今皆可傳也余甞謂二南之
詩親被后妃之德其教固已施於宫中矣而至於十
三國之詩則當先王至治之世既已陳之樂官又幸
而遇孔子列之國風及夫周室東遷夫子歿雖有婦
人之作多可採者而不能傳於後爲可惜也既而余
得巴陵許氏之詩十二篇而讀之其辭氣婉孌有古
貞淑之風非徒婦人之能言者也然其不幸而生於
周千百載之後世又無聖人君子如孔子者發揮之
則又悲其不遇也許氏雖從事於詩然亦烈女故嫁
張延壽延壽死守節以終若使其詩列之於國風其

柏舟之類耶可使作褰裳溱洧者知媿矣

金國器詩集序

余友延安金國器集其所爲詩幾篇爲幾卷示公轍曰此吾大人今吏曹判書公按寧邊府時隨以往故有是集也吾未嘗從事於詩矣雖不敢自謂詩道其情思之感而寓形於歌詩則可見也子其志之公轍遂得而卒業焉風流溫厚聲律鏗鏘折衷於盛唐諸子以自喜而又其所過山川謠俗皆秀麗故其見於詩者隱然有畫圖意前十餘年余在長者側始與國器爲交望見國器眉間有淸修之氣余於是知國器

出於名家雅飭爲君子亦未知其能言也其後余游
庠學時國器名聲藉藉諸生間未幾舉進士余於是
知國器工於時文爲應舉業而亦未知其詩之如此
也豈其將期待之深故久而後知之歟方今　聖人
臨御文教休明開　奎章閣以招延文學之臣當時
之士如國器者亦不可易得也夫珠玉潛藏其光必
見今雖困不得志其所述多發於草木禽魚以自見
感慨然如使國器進而揚名於朝作爲樂章薦之太
師以歌詠　本朝之盛德列之於清廟明堂吾必知
其珮玉而琴瑟也雖然其詩之工不工亦不在其人

之窮達也始判書公以清名雅望出邑于外方與吏民治簿版按法惟謹國器則日與諸人退而吟哦西人既樂公之德而服公之政又喜國器之賢而有詩樂與之遊故雖其去而人皆思之江山有餘韻矣

玉溪金先生文集序

公轍爲童子時先人使受學於玉溪金先生每早起盥梳挾冊至先生所受論孟諸書先生間或取太史公唐宋諸子文課公轍日數三板又好與語先輩事行時見先生戴淵明巾坐芭蕉林下鬚髯美好爇故紙溫酒時時取杯少飲至醺公轍及他弟子侍坐其

所談論横豎鈎貫縷縷聳聽至意有所會听然微笑及夕而歸輙使女奴隨之盖先生之見愛如此而公轍蒙騃能知習爲古文者自先生發之也先生諱純澤世家光山自少醇謹士友咸推爲長德性至孝奉二尊人色養而無違志屢躓公車晚歷四邑居身能厲清節皦然不汚其爲文章力追史漢以及於歐曾諸家研精覃思極微鈎玄其出之甚難故述作亦少然既出而著於篇則含吐醞藉標格雋上如良玉溫潤縝栗而光氣不多也今夫世之爲大家者貪多務得不能深知古文之根柢所在爭相剽販於影響形

摸之間而文日益弊然而先生之文務自己出雖十年得一作長篇巨牘且非其所長而能得前人言外之旨其所謂史漢者乃史漢之正而非史漢之僞也其所謂歐曾者乃歐曾之眞而非歐曾之贋也誠如此則集奚用多爲哉始先人及吳文穆公瑗深知公以爲有其先文元公風文章餘事也公不讀明以後書嘗謂公轍曰王李之文震耀海內而吾不一見惟震川最有格法公於世亦用此道公之宰茂朱在元陵末命至 正宗四年鮮紱而歸其間洪國榮擅權用事且敗死而公故不知也至京師或言國榮時

事則公問曰國榮何如人也人皆笑之然亦足以知公之爲人也公既老歸隋城之雪湖治一區爲草堂其池多鳧鴨鼈黿鯉其園多荷葦芰蒲梅竹之屬四山周匝煙霞中如畫意公樂之間一除官不至

韓子定詩集序

余竊不自揆嘗習爲文章欲以是得交當世之賢士久之不可得也其後余家城南與里中人爲游里中人好稱說韓子定云吾里俗喜游每歲時具酒食與諸少年日往來鬭雞六博間馳逐爲歌詩以爭後先子定居其間年最少然獨退然若無能者每行酒至

子定必固辭然後舉觴及爲詩亦辭賓客固請無讓然後始出之出輒驚人人無不稱善者然顧子定意不自足也故賓客愈益慕之久而不能忘也子定名象履其先上黨人爲人沉深不戲奉大父安城公及父西原公以居好讀書不喜與時輩遊故其詩多自得無世俗氣 英宗三十九年余始謁安城公于京師鬚髯美好衣冠肅潔壽考君子也退而謁西原公貌厚而氣清學問人也諸子孫嬉戲樽席充然滿前而見其目深而瑩姸秀可好者稱其長兒也自是十餘年余有事不暇未得與子定數數爲遊亦不聞其

成就之何如也余與子定交雖不久然自幼少時遊其父子間間嘗遊塲屋周旋甚多又幸有姻親之好而居同里故其知子定之深與他人有異焉余性愚陋獨喜交遊與世之名勝懽結者不爲不多然視其中終始爲雅飭君子者十不一二也余且慨然太息倦從其遊而今得子定爲交日與里中諸君子相往來爲樂豈不可幸也哉子定平生嗜爲詩詩如其人既而子定集其所爲香茗館藁爲若干卷屬余爲序子定年方壯彊學不倦他日爲詩不知爲幾篇而余將爲子定續序之也

閔生詩集序

學詩者當學琴說文曰琴樂器也詩發於性情而琴以正人心故樂之中琴與詩最相近焉阜巖閔君範大從余學詩其作有瑕瑜優劣而如蓮花水鳥詩其和王建宮詞諸篇逼盛唐諸家皆可誦也君平生喜酒而有拔俗奇氣又治琴嘗言詩非酒無趣非琴無韻世或目以酒狂詩淫而君固不辭也壬寅秋余與君携潘秋庠鐵琴遊南山君飲酒愈多而作詩愈不窮日且暮君上太一巖絕頂彈琴至曙宮羽相宣操絃驟作其憂深而思遠者猗蘭履霜之操也其調高

而韻清者伯牙子期之音也紆然而和淒然而悲如湘水羈臣之痛哭也如閨房怨女之愁恨也及其曲終風吹木落鸛鶴磔磔驚起於雲霄之間懽愉憂憤皆出於心而以辨其正變高下不知誰爲詩而誰爲琴也已而君投琴於地曰吾之詩與琴將不得薦之清廟明堂而終爲下里之唱又取酒飲劇醉慷慨泣下余於是竊悲君之志矣後二年君錄其詩爲一集示余遂復與之酌酒彈琴以爲序

雅亭集序

李懋官旣卒且葬之三年内閣奉 聖旨徵其詩文

遺藁於其孤光葵將以印行于世費皆出內帑諸一
時名士之嘗與懋官有故舊者各出力以助其役而
尹學士聖甫實主其選余得其所爲歌詩三百三十
二篇書牘一百篇策論五篇序記雜著一百三十一
篇爲四卷者而讀之曰懋官之於斯術可謂能事盡
矣方懋官之在世雖忌其名而媢嫉之者至其文則
曰近世無此作矣且士以一言而合於當世之大人
君子尚且感激而流涕況懋官以蓬蓽幽潛之士受
遇於 聖明之世能自知名而至其歿而得不朽之
傳則宜如何也雖其死而將不恨於地下矣嘗攷羅

麗之際文章衰陋不可與議於中國而及　本朝受
命累聖相承逶迤至　穆陵中興之世而始大備蓋
是時搢紳大夫號能文者莫不與王李諸子往復京
師而經史子集之出來者於斯爲盛得以博其聞見
而革去固陋今夫鄉塾先生之平居教人輒曰專熟
一書而不資於博學者非通論也懋官雖晚生偏邦
然遭值　聖上右文之治得以盡見閱古觀書籍而
間嘗遊燕京與閩浙間文人才子上下角逐其幽愁
不平之鬱於中者一發之詩而又深於草木鳥獸山
川風俗之學著述皆可傳於世雖其學問之深厚材

力之雄渾不及於先達諸大家而若其博極羣書倡起新調一洗近時之陋俗則未有如懋官之妙者也懋官爲人淸介外雖冷落而中自怡愉可親酒酣論天下事是非人物可否談鋒迭出而當其意者無幾人爲文章心眼慧而性靈巧不爲執縳之論亦不爲鄙俚之詞曰兩漢自有文不必賈董馬班也唐宋自有詩不必李杜黃陳也人笑我笑人怒我怒吾於世亦莫之效况肯以筆墨爲古人之奴僕儓隷乎故其平生所著書至多而求一字一句之彷彿陳言死法不可得焉論者以爲自懋官出俗學雖廢而古文亦

一變後必有辨之者懋官名德懋以奎章閣檢書
官爲沙斤道察訪後至積城縣監以卒享年五十三

朴章翼公文集序

故大司馬朴公諱師益字謙之別自號鷺洲居士湖
南之錦城人以乙科起家歷敭淸膴至九卿事 肅
景英三朝凡所奏興革擧劾者甚多 至尊改容受
之年逾六十入朝則命近侍扶腋上殿不可謂不遇
矣而屢當變故以言議出處侃侃自守晩年在朝日
淺未究其用士論至今惜之先是臺臣論尹拯背師
事忤旨公入諫院言此論關師弟之大倫若扶抑失

平不可又言近日 聖教但謂師輕於父未嘗謂師
之可背也臺臣只言師不可背而已未嘗謂師重於
父也孰重孰輕之教不可作爲定案以示萬世也不
納後以修撰復申前說尤切直有苦心 景宗二年
凶黨上變告殺定策四大臣將錄功公以勳家長裔
例會盟而獨不與時人以刀鋸鼎鑊胥公卒不動下
吏竄南方乙巳起謫中爲吏曹參議未幾蕩平之論
起復二大臣爵謚以羈縻士類仍二大臣罪籍以慰
安時輩公恥之遂屛居郊坰不問世事間求外留守
西京一日 上亟召大臣以下面飭勿爲朋黨公獨

默然 上曰卿能聽予言乎對曰臣病聾不能承聞矣 上滋不悅自是公益不安於朝矣國家百餘年來朝野論議之大者無過於懷尼師弟之辨與建儲義理而公之立朝俱當其時忠言讜論指陳明切其所樹立雖賁育莫之奪也此爲難矣自趙宋諸人操調停之術籠絡一世而士大夫淸濁歧貳彼捐廉恥趨利祿同流而合汚者固無論已至其自好隱淪之士不但於當時已或有長往絕俗之譏程子所稱元祐之事吾黨激成之者不幸近之公獨進退其間不激不隨其言足以明 君誣扶世道而深有見於知

時安命之義是豈可以空言無補而遂不傳也哉此余所以讀其遺集而於國運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公少攻詞章之學述作甚多今其曾孫縣監君裒輯爲一帙而尤就奏議表而出之曰文章公之餘事也乃造公轍爲序公轍少侍家庭聞公之緒論者熟而及長與其子孫遊益得其遺事而知慕之烏敢以譾陋辭蓋與公先後而同蕩平之世始仕而終不仕者大提學李公秉常大司憲金公鎭商也始不仕而終仕者領議政俞公拓基戸曹判書李公台重也終始不仕者禮曹叅判尹公心衡也於內

於外難進易退其出非樂其處非隱爲一代雍容完名之君子者公其人歟公其人也

朴文獻公文集序

朴文獻公文集凡三十卷古近體詩書牘序記奏疏碑誌等具在而其論經論性理居十之四五他編纂敦孝錄禮疑類輯諸書前已刋行于世夫士貴學問學問則貴賤榮辱禍福不芥滯于心可以當出處言議流離顚躋之境而不失其守卽歿而名亦不朽其大節固已定於窮之時非至達而後著也竊嘗綜公之平生其得於學問而未施者歟然君子之道不以

施不施爲輕重而論其所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爲喜
而以得其所安之爲樂公爲布衣時負笈從陶菴李
先生于寒泉書社掃一室晝夜誦讀若將終其身無
悔先生每稱其樸實勉以大人之學旣登第歷敭內
外職二品階 英宗甲子入諫院時廷臣以 聖壽
踰五十請入耆社 上許之公啓言 太祖 肅宗
俱於六十以後入耆社今此擧比故事太早不可
上大怒曰予遭彈駁於諫臣不宜居此位遽命傳禪
大臣率百官庭請收還公惶恐席藁闕外待罪 上
又命促召入使者十輩傳呼震動公雍容趨入欲復

奏 上益怒以扇擊案且曰亟將朴某烹首輔清沙
金公救之得免遂栫棘海南三年放還 正廟在東
宮 上即授以諭善教曰此人甚忠直盖思甲子事
也公侍講小學四書綱目諸編終始十餘年所陳說
皆孔孟程朱之道其他規箴裨益不可數計 正宗
後語近臣曰朴諭善性峭直如古焦先生又於夜對
見設蠟燭仍陳奢靡之弊予每燭下讀書未嘗不思
此言也公之受遇於 兩朝如此時權貴諸公見公
久在書筵數問遺欲引公公終不與俯仰時人始斥
公爲迂公亦以迂自喜竟不辨也年至即致政歸石

室山中弊袍疏食蕭然如寒泉時復讀先生遺書而
世亦不復知有公矣學問之士輒以迂見排此自古
以爲恨然不究其用以觀其施措興革而先言其迂
而棄之此天下之士之所以失而世道所以日下也
公在臺諫則名著極言在講官則功著輔導史傳所
載理學名臣公盖兼而有之特世未盡公之用爾至
其晩年歛退之節公不自言而獨我 正宗大王知
之歿後 貤贈甚隆比殷甘盤公可謂安身知命之
士矣雖其未施者存而觀其遇不遇如何則此非所
以爲公惜也嗚呼隱居求道斯能出而行義士之處

山林而不能爲天下國家用者毋以公爲戒哉公之文章信心而成固不求工而自工者也余謂公之集不待序而傳而至其遇而不施不施而無怨者則非余言之世之人不能言也

四君子文鈔序

四君子文鈔者集簡易崔公谿谷張文忠公澤堂李文靖公農巖金文簡公之文而鈔之者也不鈔史漢八家而必鈔四君子之文者何也其衰世意耶鈔凡幾卷竊嘗論 本朝文章其離於中國者有三曰膚率而不精也曰淺近而不深也曰陋俗而不雅也不

精則無法不深則無氣不雅則無趣無法無氣無趣
而文道失矣國初薦紳先生能文者最取春亭四佳
二公之文樸實厖厚固有材力之可取而猶未免因
襲麗氏之舊謂之才擅衆長體兼羣徵則未知尚論
者以爲如何也逮乎　穆陵中興之世文風始彬彬
焉至　仁孝顯肅之際作者輩出彼四君子者以英
粹特達之姿際昌明極盛之運談笑而起振頹俗或
權輿兩漢或馳騁諸子或定軌韓歐其於六經之旨
雖醇駁衆而率皆蘄不畔正同時館閣巨匠如月沙
之辭理富贍象村之氣格高華息庵之才思精鍊庶

幾鴈行而若論其造詣深淺需用不讓當時傳後反在其後蓋簡易之文以雄深瓌奇之思鼓鑄辭令如五石之弓當賁獲之力而入鮮克舉之谿谷之文卽之如淺復而彌遠紆餘縈迴如江河千里一碧而魚龍舳艫之容與也澤堂之文高山深谷石之氣結爲鍾乳林木翳密而鳥獸之聲不聞農巖之文幅巾道服徜徉周旋乎山林經禮之間雍容揖讓言中理眞儒者之氣像也雖其間大小精粗或有可議所謂法與氣與趣者不可遽擬於中朝文獻而瑕瑜相掩自足名家上下三百年來無可與軒輊者豈不偉哉

自兹以降三淵力探幽窅而其病僻江漢志挽正雅而其病襲文至於僻而襲則又一變矣大抵先於四家者雄渾之力勝而清新之思遜後於四家者綺靡之工多而深厚之氣少譬之巧匠作室結構丹雘奇怪炫耀遠出古人而及考其材基則淺且尠爾論文於今日其難言哉世非無聰明才辯之人而一切爲俗學所縻謂四家迂遠無用甚則羣聚而笑之應科目者拘牽帖括之中白首沉吟而不知迈尚詞藻者剽竊稗官小品譁世取悅殆類俳優上之取先儒語錄之文掇拾以爲腐能文者多矣而其所爲文者則

皆非也惟我 正廟在位慨然憫時文之弊風勸學者以五經程朱之書於是古學可期復興而轉變已久弊習漸痼士皆趨近功以徼名而成一家者少文章之盛衰而世道隨焉雖曰氣數良繇人事今余之鈔四家者欲使讀者必滋其源必沃其根毋謂昔人之無聞毋謂後出之愈巧精以立其法深以養其氣雅以著其趣以砭流俗積痼之弊則文章之興不他求而得之矣嗚呼四君子之文固不盡合於古作家而爲東國之韓柳歐曾則足矣後有繼之者善矣欲超而過之則妄矣

鳳巖集序

堪輿蜿蟺磅礴其鍾於人南北異俗往往詩書弓馬不能相兼前十餘年余與工曹南正郞遇京師正郞舊家鍾城之涪溪余仍訪問北地山川之形勝以及於人物盛衰正郞爲言其師鳳巖韓公之賢曰公之學私淑於崔子敬先生子敬先生之學出於華陽宋文正公吾北道學一派至今相傳者賴數三先輩之力且倡起絶學於窮髮遐荒之俗其功甚鉅余心歆慕之恨不及見今正郞之胤陽龍與同志諸人印公遺集爲若干卷千里繭足來問序於余盖公衆善皆

本於孝其事載諸公誌狀又其理氣淵藪之微奥精
寥者非余魯莽所可論定而嘗讀其代人作六鎮事
宜疏其論開市繕兵械等一二事井井有法恨當時
之不能施用豈其遇者有命耶抑時爲之耶　國家
用科目取人窮鄉遐土雖有茂材純行之士而類多
湮没不聞近世士大夫議論尤以門閥爲重郡縣方
伯時或有薦而有司又格而不舉甚者以爲迂闊固
陋而不足用湖嶺之間起家爲名宦顯仕者絶罕於
北關尤甚此有志之士之所以失而世道所以日下
也嗚呼學如韓公而廑以空言自表見度非所甚願

然君子之道不以施不施爲輕重亦不以徒遇之爲喜而以得其所安之爲樂公雖隱約自處老死邱壑而能傳文正公之道使幽朔靺鞨之地一變而有彬彬之風豈所謂魁偉特出之士不待人而興不隨俗而化者歟公既老治茅亭一區益教授學徒入其中見圖書幽靜山林蓁窓雞犬僮僕亦蕭然自得號爲隱君子家間除叅奉者再皆不至

內閣校餘集序

聖上十四年　正宗大王御集成校印之役閱二歲而訖閣學士以其供職餘暇相與作爲古律長短歌

詩以道其志此所謂羣居言談之文宣其底滯而忘其倦怠也一日余至院中時蓮花盛開淸香拂几幔盆中魚鰕可睽而數余手杯而醉有江湖之思遂和諸公鱸字韻一首其後不能數數作而諸學士之詩日盛得三百餘首盖其中與余爲朋友輩行者其詩類皆遒健不見衰憊之氣諸少年名士之作率亦淵源於風騷體製故不相襲其雋者如鵬搴魚躍變化不窮自此將摶扶摇徙溟海跳龍門而上之皆其所必至也已夫詩發於性情而世道係焉余觀今人詩未暇論意格字句之工不工得氣盛而旨遠者欣然

而喜惟盛與遠詩之宗旨也治化之賁飾斯可以驗余不但畏其多服其敏而爲　聖朝賀也余今病且倦方謀歸休山中溪堂澗戸花朝月夕回思詩酒追遊之舊迹茫然若雪泥鴻爪矣則展此讀之丹黃點勘仍以悲老者益老衰者益衰後進之賢尤欲其待而瞑目而恨不能見其人又恨不能盡見集後之詩爲幾編盛衰離合之際其必有悵惘而太息者矣終始收聚以成斯集者鄭直閣經山之力爲鉅

宜陽南氏譜圖序

宜陽之南其先出自唐始祖曰敏見於舊譜譜言公

始姓金名忠仕唐至按廉使天寶十四年奉使日本
漂泊來朝鮮之嶺南公遂願居焉新羅景德王以聞
天子許之以公自南來故賜姓南氏後割英陽縣爲
食邑子孫仍爲英陽人自公以下譜亡至倜復見于
譜曰太子詹事翼曰衛尉令謙曰檢校禮賓卿淑孫
曰及第之卓曰禮賓卿奕曰大將軍鎮勇皆事蹟闕
是生三子曰洪甫君甫匡甫始各散處于宜陽固城
遂以爲籍然獨以宜陽氏爲顯者以世有官閥多賢
人君子也公本中國人去而居朝鮮又其所以改姓
氏以南稱者世或疑之今不可以不辨昔孔子聖人

也欲居九夷當天寶之間楊貴妃用事及祿山叛而
帝奔蜀天下大亂公亦有孔子之意歟且天子建德
因生而賜姓禹之錫土姓是也諸侯命族族者氏之
别名也春秋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是也舜
姓姚由嬀汭故陳襲嬀姓周文王姓姬封子時叔於
沈故其後爲沈氏武王封太伯曾孫於閻故其後爲
閻氏太公望本姓姜氏封於呂故曰呂尚漢婁敬勸
高祖都關中賜姓劉魏員半千其先本彭城劉氏及
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仍姓曰員唐李勣本姓徐
氏後賜姓李封英國公此皆見於經史按可知也姓

所自出也然其始稱之皆有由焉唐虞夏商以號爲氏者也齊魯宋衛以國爲氏者也戴武宣穆以謚爲氏者也以官爲氏則有司寇司馬矣以爵爲氏則有王孫公孫矣若夫三烏五鹿巫氏匠陶或以志焉或以事焉今國俗罕賜姓人皆世襲其氏故以此論公甚矣其無識也然則公之所以改姓氏以南爲譜者有何疑乎彼世之囂囂者何足聽哉雖然孔子生於魯而曰丘殷人也自以微子之後也凡爲公子孫者雖皆生於朝鮮受姓以南分族至三而於唐亦有可親之恩可諱之義不可以不知也譜舊本有九編今

自按廉公以下次爲譜圖自忠景公則又畧敘事蹟而附下特詳於己之自出爲公轍祖考及兄弟伯叔父者得列焉

禹貢山川圖序

天地之間四海最鉅四海之內九州而已禹貢者禹治水之書虞之史臣爲之也大率言平水土定貢賦錫土姓弼服建官之事而書不過七八策今撰次其山川隱栝其道里爲圖圖一版而止夫以圖而尋史冊猶經文之有註疏筌蹄庶幾燦然余以是知古人作文之簡要非後世所能及也冀兖青徐楊荆豫梁

雍九州之統也禹治九州之山川濬畎澮定疆界有
總銍秸粟米之賦焉有篚篚錫錯之貢焉行淮泗江
漢龍門碣石九年而後成績天下之至賾也而圖與
書止此後之人作輿地溝洫一統諸書連累百紙而
不足可怪已史臣特書於篇首曰禹敷土其不曰治
水而曰敷土何哉盖水不犯土民可宅而粒雖洪水
無庸治故言敷土則禹貢之全篇在此矣又書曰冀
州冀州之田土物產係下而書九州倣此矣導山導
水則不過言自某至某而其經險阻遍疆域爲天下
勤勞之誠心足徵也自甸服至荒服只以道里遠近

别之而二千五百里之內侯采男蠻夷文教武衛之
設可按也蓋史官之書法如此然禹奉舜之命而治
水土又其錫土姓建官者天子之事而非人臣之所
可專也禹而專此事則是上無舜天子尸位於上而
人臣擅權於下雖舜禹聖人後世必有疑而不信者
如之何其可乎禹貢成於虞之時而繫之夏書者以
禹之王以是功也若言舜命禹敷土禹奉舜之命而
治水則此爲舜之功而禹不可得而有也史臣欲以
治水之功專美於禹而以見禹之不敢自專故於其
終篇也曰告厥成功禹治水而告功於舜則其所以

奉舜之命不敢己專其功者不言而得矣此尤禹貢之綱領也舜舉之得其人任之不疑權重而不見其逼己功高而不以爲震主人君之道也禹成大功於天下而不敢自有以請命於天子則人臣處功名之節也以其權與禹而無損於舜以其功告舜而有光於禹者皆於是乎在聖人之文多矣其事至繁而其辭至簡者莫如禹貢有能善讀者雖盡廢天下版籍之圖與地理之志可也作圖序

詩草木鳥獸譜序

詩草木鳥獸譜者宜陽子取詩三百篇所載草木鳥

獸之名爲之譜旁攷爾雅本草綱目諸書辨證註解
彙爲四部曰草類部曰木類部曰羽族部曰毛族部
鱗虫介甲之族不見於詩者則分屬各部之下區別
類聚謂之續部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
草木鳥獸之名自二南十三國風雅頌之作言草木
鳥獸者千有餘數而間有引而名篇者關雎麟趾葛
覃樛木螽斯草蟲本后妃之德而王化之成也燕燕
女曰雞鳴竹竿葛生美女子之行也匏有苦葉牆有
茨鶉之奔奔防有鵲巢刺淫奔也相鼠碩鼠蜉蝣隰
有萇楚譏時人與國之政亂也鹿鳴魚麗鴛鴦天子

諸侯之燕饗賓客也皇皇者華采薇杕杜勞遣使臣而憂思行役也楚茨行葦鳧鷖振鷺祭祀而受胙也九罭狼跋菁莪棫樸述文王周公之德而歌詠之也或有興焉或有比焉或有賦焉如此類甚多不惟多識其名而已其有關於詩義者大矣余嘗謂士欲明詩學先明其名物之學盖經亡於秦興於漢而詩最亡非秦能亡之也漢之所以興之者其傳各異而其旨愈晦也申公之魯詩轅固生之齊詩韓嬰之韓詩轉相傳授其說紛紜最後毛鄭詩出諸儒說詩者皆宗之而三家始廢其學尤明於名物訓詁自以其源

出於子夏唐初諸儒之作爲疏義者爲千萬言而皆出其下其後歐陽脩蘇氏父子發明詩義者多從毛說漢以後詩學未有盛於毛鄭兩家者也及至朱子以正學邃識閎意妙指深窺聖人刪詩之旨其訓詁多主毛鄭而義理則博采諸家之說造道之精微措辭之簡潔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尊信者爲醇儒背馳者爲異端宋以後詩義孰有加於朱子者哉權訓詁則毛鄭之功不可誣明義理則朱子之言最得其正生於漢以後者當主毛鄭而不可從他說生於宋以後者當師朱子而不敢有貳議雖其一人之見

生於千載之下其說未必皆不詭於孔氏之舊然只當求其義理之所安而已一二訓詁之不合不必論也且彼諸君子之學既已列之學官古今以來老師名儒無不仰如山斗屈羣言而從之者既衆且久今吾生於其後訓詁之博雅義理之明切於毛鄭氏朱子固不敢望而及而欲以區區管蠡之見容喙其間則人將不信不信而言妄也懼其不信而必欲伸已見則其言愈妄而其弊爲務勝前賢於心術有害噫章句論說之爭而終至於分裂門戶爲吾道爲異端者其禍可勝道哉鄭樵嘗疑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

戎之美襄公同謂之變風馬端臨以桑中溱洧從序說爲刺奔而非奔者所自作自此言出後生小子喜爲新異之論者相率而從之不知有悖於朱子之傳此皆非也夫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之義理也草木鳥獸名物也學者不明於名物則訓詁義理有時而晦此譜之所以作也然徒譜而不知其義離而不合故余論之特詳焉

集古印譜序

集古印譜凡六卷取趙子昂錢舜舉吳孟思諸家史譜攷證搜蓄而王球嘯堂集古錄吾子行學古編亦

多採入蓋自秦漢下逮宋元尚方璽寶王侯將軍都尉太守所佩郡丞長史令宰丞尉騎都督典軍司馬所綰名人才子字號齋堂等所題品外及蠻夷君長官印私識炳炳纍纍約略可考何其富也印章之來久矣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春秋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以此知璽爲輿服符信而璽與印無異稱也後世鑑賞家得之爲玩好之具然其辨古文篆籀分隷之同異審制度形象則可以當金石碑鼓稽時世前後證名氏官制則可以當史之志傳不可少也君子之

於已自得而已不汲汲於外也犍爲之磬汾陰之鼎秦碑漢劒曲阜之履至今傳以爲寶者徒以爲古物也豈如此譜之勸善戒惡有尚友之益有徵事之功乎哉嗟夫方其磨礱以成形欵識以成文瑪瑙銅玉俱有品第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固不期於湮淪散棄也而荒墟焚闕之間草莽所翳没兵火所垢蝕樵夫牧子之所弄刓又豈知好事者之相遇也物之顯晦有時而其竟有相得者則亦理之常也長城徐聖彝從余于駱山精舍學詩文俱工而印居第三譜間多殘缺屬聖彝重刻而編次之仍以語之曰人之追逐

嗜好者至於破棺發塚據船墮水極其所之皆可以輕富貴而委性命玩此者爲玩物齊此者爲齊物寓此者爲寓物然玩物則喪志齊物則放達學者皆不由也而惟寓意於物而自得之者其樂能久而專此吾與子之所當勉者也

壽金參判用謙八十歲序

上之五年特進嘉善工曹參判嘐嘐齋金公用謙壽爲八十矣乃於其某月甲子命家人早帳具設酒食邀鄉黨賓友以燕饗之籩豆既設鐘鼓既陳公爲酒令曰飲而不醉者有罰醉而至於亂者亦罰之於是

賔客皆執爵前起曰如公令詩賔之初筵之一章曰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言其初筵其禮温恭辭讓未始不如此也
故禮獻酬之節賔主百拜是也其三章曰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言其未醉
威儀有序而及其既醉而失度也故孔子之不及亂
是也其四章曰賔既醉止載號載呶既醉而出并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言醉者讙呼作亂如此而
又戒賔醉而不出則傷害其德性也明矣故書酒誥

之作是也今之君子與人飲酒必劇醉醉輒荒淫戲
嬉失其禮度不然固佖佖無以爲樂也若公之爲酒
令顧不賢耶敢以壽賓拜主人答拜又詩湛露之一
章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言與賓客爲樂也其四章
曰愷悌君子莫不令儀言雖醉而不喪其令儀故美
之也公既燕饗賓客至醉醉而亦不至亂使賓客人
人侍酒至暮能自持其令儀者皆公之賜也豈非以
德愛人而人不失其禮耶敢以壽賓拜主人答拜又
詩既醉之一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
爾景福言享其飲食恩義之厚欲其受福無疆也賓

客既賴公之德以醉飽矣惟願公自今强飲食慎思慮壽考無恙以永受皇天之佑以令終也敢以壽賓拜主人答拜既罷公乃屬公轍序之公轍退而述詩人之旨道賓主之歡以祈其壽

壽孫翁七十五歲序

余㓜時喜爲黏竿蟋蟀六博擊毬之戲孫翁輒止之以書卷置几上曰士大夫當讀書取功名翁跅弛嗜酒閒有名娃自四方至輙衣新縫繫鮮襪往諸豪俠子莫有先者翁半生遊青樓酒肆間而其語余如此余嘗默識之翁既老貲益困挈家居湖上治秔秫雜

植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力不任耕時抱甕灌畦
圃翁於是爲一好農夫或舉翁少時事言之鄉里皆
不信也歲一至京師見余丹顏白髭髯步履捷如鹿
行諸舊遊更邀其家飲以酒旣酣曼聲度曲聞者皆
凄然泣下　莊獻世子幸溫泉翁從春坊官隨駕
正宗十九年思溫泉扈從勞　命并加一級翁前已
陞通政階特授同知中樞府事翁今年爲七十五而
不見且三歲矣豈其死耶抑或從方外人餐金丹靈
芝遊山澤間不返耶昔姚將軍從呂洞賓劉高尚往
來名山陸放翁作詩寄題青城山上淸宮壁間其後

邵青門以此壽其故舊老人其文尚傳於世翁之事雖與姚將軍不同而余思翁而有感於中者矣翁性皦然不汚獨喜詩與山水人有言貨利者低頭而睡覺則扶筇去矣

壽判中樞府事韓公用龜六十一歲序

判中樞府事晩悟齋韓公今年爲六十一以十月二十一日爲覽揆之辰公轍荷公知遇久不得自同輩流前期預爲之序序以爲壽非古也自明諸子始盛公轍不喜數數爲之然今公退居郊野不跡京師公轍於其日將不得從賓席之末擧觴爲祝非序無以

申己說世之頌公之賢者有二曰內而操行公妙年登高第入爲起居注文學雅望人皆指爲眞名士時權奸居宿衛欲引公自近公終不與俯仰幾寘於危後值世路多故士大夫奔競成風而公獨澹然無苟進之意浮沉下僚十餘年不能大顯 正宗獨察公潔介自守晩益際遇隆重歷試淸要重任間或忤旨錮削竄逐而旋思其直而起用之公之拜銓在於先后垂簾入閣又出今 上特簡而其所以致之者由於 先王之知公也久曰外而治政公前後居留二都按西南諸藩其所爲美政甚多而大指尙廉靜

與吏民相安無事論者以公方趙淸獻琴鶴故事而其治尤著於涓涓故燕京要路銀幣蔘包歲常輻湊吏其上者多因緣牟利公以爲處財之法開與節二者吾不能議開當議節節宜自監司始自頃歲以來使盖交道廚傳旁午百姓嗷嗷不得措手足者曰兵與餉籌餉則苦兵冗而餉糜籌兵則苦餉匱而兵疲公居兵餉俱困之中捄之以寬未一朞政成頌流而公遽解歸歸又不槖一物民至今稱之公之淸名重望簡在 聖心而才猷績庸著於邦人之口者如此噫二說得公之深者也使夫人者登公之堂而爲壽

必以是爲頌然而公轍之志則有異焉夫君子所重在於晚節論錢樞密者不貴其至道間輔理事功而獨稱其急流勇退論歐陽文忠公者高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而文章議論反在其後公之賢豈不知此哉觀於公取樂天之詩以自號者其志固遠矣況向日人言誣辱已甚至不忍聞倘非上仁聖則公無以自免此豈非官尊祿厚寵遇輝爀以致人之忌怒者耶公方治亭於山中日與溪叟野老忘形爭席於釣磯樵磴之間推公之意殆將齊物我忘得喪視昔日之富貴如太空之過雲而將終其身而不返也然

則公之於晚節也亦庶幾矣禮大夫七十而致事又願公自今十年之間壽考康寧以及休致之期則於是始上章告歸　上憫其老而聽之賜以犧廩有事則咨不以筋力爲禮以永享期頤怡養之福而　國家亦昇平無事則其可謂　君臣俱榮身名兩全而無餘憾矣公聞公轍之言當以爲善禱

史圈序

漢司馬遷史記幷紀傳世家書表爲百三十篇古今論說家甚衆而宋裴駰集觧最號爾雅然而編簡殘鈌不盡行世唐弘文館學士司馬貞張守節俱有補

註論例諸書粗有發明以正褚氏之謬其後刻之南
雍者謂之監本刻之吳興者謂之評林萬曆中翰林
編修陳明卿合爲箋註四十卷刻于金陵聚奎樓以
行于天下自唐歷宋金元明之間亡慮數十剞劂而
此最爲善本臣之先臣大學士文淸公有容嘗得此
書評點而藏于家我 聖上在東宮因宮臣轉奏令
爲內府所儲一日 上御淸燕手加圈批閱數朔工
訖先臣舊用膩青評點今圈以丹鉛區別仍 下教
于臣曰此書予先師文淸公手澤在焉而予又續圈
而成之豈不貴哉汝其序之臣公轍遂拜手稽首而

爲序曰史有二道編年與紀傳是也編年祖於春秋而紀傳則始自遷創之將正其一統分代以紀年因年以繫月日制度沿革忠邪刑賞之是非錯出而互見則編年爲謹於法代各有紀人各有傳以專其行治得失之故敘次該洽則紀傳爲詳於事二者皆不可廢也遷之爲此書自以紹易傳春秋之意述往事思來者而其以孔子編之世家其上黃老賤仁義與論陰陽名法之要多舛於大道若此類甚多然其摹寫風神筆力雄健遒逸且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記二千四百十三年之事統爲一書自史家以來未

有如遷之盛者也臣竊嘗論作史難讀史亦不易今
夫世之無眞道德實經濟皆由於無正史學然則史
學當如何爲宜得之於心與身而不外求而已彼俗
士儇子口耳剽竊譬如說鈴卮言以資談辯與摘抉
取用於功令之文者與不讀史厪三十步爾堯舜三
代之爲王五伯之爲伯秦漢之爲秦爲漢皆由於人
主之心太上純然一出於王道之正而其次儒術以
輔之其次詐力其次任刑王道尚矣或以儒術而雜
黃老之學詐力而假仁義之名任刑之始法令無不
立而紀綱隨而壞此皆發於心而施於事者也覽當

時之臣何以爲君子何以爲小人以法以戒而君子而冒小人之名小人而附君子之黨者必皆推見心術之隱微由是而斷天下事之是非正僞與人之賢邪然後始可謂史之學也史作有二道而讀有二法忠臣直士進盡讜言而日蝕星變灾沴妖怪之事無不書者其世似危而終必長久由其君之納言而不忌諱也此三代秦漢之始於興也讒夫嬖倖贊美歸功而游畋封禪豐亨驕逸之事無不作者其世似安而終必危亡由其君之愎諫而好諂諛也此三代秦漢之終於衰也夫君者將也臣者士也史者兵法也

孫吳用兵固不泥法而惟習於法者能自得於心史之不可不讀也如是夫今 聖上躬堯舜精一之學陋漢唐功利之說經史四庫之書鈎纂著述咸歸正雅令之爲此圈豈獨愛其文章也哉將以爲心法之傳貽之後昆也苟有以三代秦漢之興與衰者勸懲之一以勉緝熙之德一以明卞別之義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將自此書始矣猗歟盛哉書既成命名曰史圈

族譜序

聖人治天下必貴宗族宗者爲先祖主也人所尊也

族者湊也聚也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古者貴宗族
而未有譜也今譜之者上而遠者恐其或失也旁而
疎者恐其或遺也不失不遺則人道厚矣經父之服
爲斬衰祖齊衰不杖期曾祖齊衰五月高祖三月於
同祖同曾祖同高祖亦以月數殺之有上治者有旁
治者余觀於四宗五服之圖而知圖爲譜之本譜爲
圖之推也宗子有事於廟則會同姓於堂下賓取觶
酬長兄弟於阼階長兄弟酬衆賓於西階左爲昭而
右爲穆也是旅酬之禮有譜之義焉其爲塚也晝其
兆而定其位父居於上子居於下衆子衆孫各從其

所出而祔之雖百世其倫不亂也是邱封之制有譜之法焉余嘗謂自宗法廢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意僅有存者惟譜爲然於虖不綦重哉盖氏族之學莫盛於晉唐凡官人選舉稽譜牒庶姓具藏有司路敬淳蕭潁士之流尤以譜學著而近俗專門從事者闕如鄉曲衰族於四祖以上五服以外不詳其世次名諱者有之不但旅酬邱封之不講而已可慨也已我南之譜重刊行世者幾五十年久而不修今諸宗相議鋟梓爲十五卷得姓分籍之載於舊序者今不復贅只書其尊祖敬宗收族爲譜之始者俾諸宗有所

勸焉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踈又以八刑糾萬民三曰不睦之刑族有親有踈踈而益睦者爲難誠使今之世類講譜牒之學不徒以門第高人而知親之睦之之義則其有補於世道者豈尠乎哉

吴生名字序

太學生吴君將冠其子來請名於余曰願有以教之者余命之曰札字曰季魯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來聘左氏傳吴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二南十三國雅頌之詩及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其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孔子書之春秋美之也余謂春秋之時周政衰微二南十三國雅頌之詩及象箾南籥大武韶護大夏韶箾之樂蕩然無可徵而獨自季札聘魯之後能知先王之樂其宏覽博物如季札者春秋以來盖少見矣今君生於季札千百年之後去周時益遠又行人之聘使四方與春秋之時不同則雖欲聞先王之樂

爲宏覽博物之君子如季札者不可得也雖然二南十三國雅頌之詩賴孔子刪正於編至今傳于學者而至若象箾南籥大武韶頀大夏韶箾諸樂雖不傳於後世然其名物度數之載於禮者可知也君能從事於詩禮歌二南則可以知教化之基也歌十三國則可以知風俗之汚隆政治之得失也歌雅頌則可以知周德之備也以觀乎象箾南籥大武韶頀大夏韶箾禹湯文武之所制作而亦能知其孰爲盡善而孰爲盡美孰爲盡美而未盡善也則向所謂先王之樂不必至東魯而後可徵也其功豈在季札之下乎

昔司馬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改名相如今余之命名以此者欲使慕季札之爲人也君其使札勉之哉

丁君改名序

聖人之道不明于世人皆知異端亂之也而余獨謂科舉之弊爲最甚古之所謂異端者老佛楊墨四家是也四家者之說與聖人相反各以其術惑天下以至戰國秦隋之際斯文幾喪其禍誠烈矣爲科舉之學者問其業則孔孟程朱之書而其言曰欲以是致身事君將以行道云爾其論與異端不同而甚者以其榮利進取之心文其綺靡對偶之技以求悅於人

則末流之弊反復甚焉異端之害顯而易見科舉之害微而難知顯而易見者人可得而攻之而微而難知者自托於名教之中而濟其利欲爲士者不得不由是道以進而其進者亦駸駸然不自知其日遠於義而日入於利也苟進之以利乎則非聖人之道也其與異端不遠矣自唐設貢舉歷代因之而我朝亦有明經及詩賦表策等制科四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下之所以得君者率由是道而後生小子未經師友急於祿仕又皆乾没而終身從今以往余將見其文章愈工而道愈喪矣士患無志耳或有志矣而

業又奪之可悲也已錦城丁君希舜從余於京師問學有年矣而改名曰志聖將以聖人之道自期也希舜性淵靜而氣踈曠詞幽眇而志淸越羇旅遠遊吟誦自在兎燈紙幃風床雨席人不堪其苦而意蕭然安之余喜其求道之勤而猶有未忘於科擧之業者故爲此說以贈之

宜齋藁序

吾家自高祖文憲公用華國文章大顯于世先君子平生讀書以興起古學爲己任今其書行于世而學者列之於東國大家之數盖本之六經參以史漢八

家卒之於道純如也此非余言也國人之論也顧余魯鈍竊不自揆蚤以家庭聞見學爲古文四十年用工矣嘗謂學問文章其事同爲學而不由孔孟程朱則異端而已矣爲文而不以六經史漢八家爲門路者謂之正宗則未也吾之文章家法自來如此宜齋藁幾卷即余從孫文學君所著君才旣超異彊學不倦其爲文命辭雅潔敘事井井有法必欲上追家學故醇古之氣自不悖於六經史漢八家之旨夫今世之爲文者其派有三應科目者拘牽帖括之中沉吟老且死而不知返尚詞藻者下學明清諸子言駁而

氣薾其黠者剽竊稗官小說取悅耳目能文者衆矣其所爲文者皆非也今吾與君之所述作其於先世事業雖不敢望而及而苟有求古之深衣尺度者必於吾家得之今人雖不着深衣然其十二幅應規矩繩衡之遺制不可不傳也前年春君始登第　朝中諸公皆以得館閣材相賀又恨其晩然余之所愛重君者不欲以此爲輕重也

金陵集卷之十二目錄

記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記

明神宗皇帝御書龍字記

明神宗皇帝御書龍字流出朝鮮卿士大夫好事者爭相摹刻以藏于家陪臣公轍亦得覽觀焉軸下方書中極殿大學士臣張居正云云其下皆殘缺不見可惜也按明史帝工書法尤愛顔魯公所書孝經手自摹之命居正裝潢題識藏于大內豈居正嘗與翰墨凊燕而龍字亦有其欵識耶是未可知也嗚呼

神宗卽位日久其深仁厚澤被於天下無間外內然而屬國之人尤感激而思慕之何也當　昭敬王時倭空國而來焚我　陵闕殘我八路天子赫然怒置閣部諸議遣楊鎬李如松等將兵二十萬人討平之由是屬國復存而　社稷得血食也故至今二百年父子兄弟感入骨髓其心思先帝則未嘗不惻然也而況盛德光輝著見手澤奎藻燦爛墨液焜煌者耶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猗歟盛哉

城東李元佐小園記

李元佐于其園種五色菊其下有溪溪之水淸駛而

可聽其上有石其形奇怪若削峯屏立其高雖丈以
比之可腰而不可肩四顧而林木翳然鳥獸之鳴不
聞由其中而望遠則高而爲山浮而爲雲露而爲石
流而爲水目之所見者耳之所聞者心之所樂者皆
效於是園枕席之下所謂隱者所盤旋之地也元佐
性清介不爲事物是非侵亂獨於是園樂之不厭其
樂也非絲竹歌舞之謂也若夫日氣清明風霜高潔
元佐會賓客于此終日清坐酌酒賦詩釣於溪鮮採
於園菊飲酒吹嘯詠調醉呼相樂也已而客主各自
引起慷慨以泣嗟夫韓子所謂麴蘗之託而昏冥之

逃者其在斯歟于後元佐乞余爲文余雖未及登斯
園意未嘗不在於斯園也故爲之記以嘉其志又悲
其不遇也

高麗佛寺塔記

入京師北不十里舊有高麗浮圖寺寺之亡今四百
年矣而塔尚存麗史記元順帝十一年忠順王女金
童公主嫁於元順帝愛之甚爲公主舍施使工爲二
塔具舟輸至遼東一置豐德之擎天寺一置漢陽之
圓覺寺而元丞相脫脫實主其事漢陽者其地志云
高麗時屬府置太守今爲京師云塔凡二十四龕龕

刻爲觀音菩薩皆道子畫世傳塔傍舊有碑記其事
而碑久皆磨滅姓名不傳於時然其說也人皆疑之
佛本在西域漢明帝時始入中國至元事佛尤謹其
寺刹樓觀可謂極天下之盛矣而高麗在元時屬爲
藩國頓首稱臣歲修貢使其因襲元俗不可一二計
而盖佛之盛於東方又自高麗始矣然余嘗怪麗史
記塔事而考之元史而無有豈史失其傳歟抑高麗
自爲之塔元初未嘗與而史多杜撰如古人傳奇者
而益其說歟元本夷狄其所事佛固不足怪若高麗
雖僻處海外而其自號冠帶之國者五百年矣猶且

謹於事佛與元無異何其陋也且順帝雖出於夷狄號稱無道而脆脆賢相也天下至比之諸葛孔明其所以夸示四方者必不肯以區區之佛爲事然則豈高麗俗本好佛而然歟此又惑矣嗚呼高麗之惡極矣其君臣父子之際眞詩所謂言之醜者也然原其始率由於佛自古事佛者未嘗不求福而其卒至於禍敗滅亡不自知悔爲天下笑者皆是也余故因其故事而著之使後之有國家者有所鑑戒

夫子畫像記

有盜像而鬻於市者人之解文字者見之曰此孔夫

子像也以價售而歸其家或曰此天下之所共尊也
子不宜私藏之且得罪其人懼以故告太學太學生
洪履簡等率諸生二百人取奉于國學之明倫堂像
用方冠道服其上方書文宣王畫像下方書吳道子
筆闕年號月日暨印識於是大司成以下庭拜如大
成殿禮方議於泮水南隅別建廟宮用春秋祀以太
牢事聞 上命進士朴著壽移奉於尼城之闕里祠
事遂寢有司又執盜詣獄鞫治及 朝廷下敎責之
然後止其事不問夫畫像之作未知始於何代而聖
人未嘗從事焉其見於書者曰厥像惟肖此殷高宗

夢帝賚良弼遂以丹青求傅說於版築者也非後世
之所謂像也自古無傳夫子圖像者攷論語家語并
無其文焉獨史傳孔子河目海口其顙似皐陶其肩
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自是之後好事之人
意想而傳會之以惑亂後世者必多有之道子生於
孔子之後千餘年旣不得以親炙之則抑摹其本以
傳之歟世言吳道子以善畫名天下寫人物無不肖
者嘗自歎曰我生晚矣恨不得像聖人以傳於世也
其夜夢夫子坐奠於兩楹之間而拜之仍驚起索紙
筆而畫之此豈有可驗者歟余於像事其疑不可信

者三而士之欲處置其事者亦未免有失焉今因其
事而辨之自古聖人不從事於像也而像孔子者又
不見於傳記則此不可信者也若如世之所稱道子
夢云者其事尢怪誕非君子必信之說或道子摹傳
云爾則雖世之神於畫者臨本而倣寫之其毛髮容
貌不能無差爽若煞則非孔子矣且其稱道子事尢
有可疑唐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在於貞觀以後則
於世次甚訛謬如非道子自書則世之人必不知出
於何人故不得書也此俱可疑者也孔子大聖人也
其祀遍四海九州自天子以下莫不北面跪拜執禮

如親弟子其尊之可謂至矣國有學鄉有校此所謂常祀外是而祀之僭孰大焉昔孔子歿門人以有若似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曾子以爲不可尊夫子者以貌乎將以德也夫誰敢以區區之像別加廟饗以遠於禮也嗚呼多見其不自量也夫慕其人則思欲見其貌此人之情也然夫子之道大矣其言語行藏與夫禮樂文章之著於六經而布在方冊者閱天地千萬世之久而尚令學者想見其爲人又何必像爲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此之謂也彼好議論而不知事體者持可疑難信之事

羣聚而喧譁之附已則曰是尊聖人也異已則曰是
貶聖人也不能深究本末而卞別嫌疑者其弊可勝
道哉吾故記之特詳云爾

圖書室記

上古無文章自圖書出陰陽奇偶之位著聖人則之
畫卦作易而其理甚精其道至大矣河圖數十洛書
數九自劉向父子班固以及邵康節皆有不易之論
有劉牧者出獨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而易置之甚
矣學者之好奇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
其方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

生成分陰陽洛書以奇偶分陰陽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揔其實圖之理未嘗不通於書書之理未嘗不通於圖其象其數若黑白焉夫豈一人之見所得以亂者哉且黃鍾之管九寸自京馬鄭蔡以及洛閩諸大儒之定論有在而李文利主三寸九分之說欲盡廢舊法其自用爲奇說而惑世與劉牧之無忌憚無異矣夫先聖之微言奧旨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固無如之何矣其幸而僅存如河圖洛書又欲以私意亂之甚者遂以圖書爲假僞而曰雖古有之而未必皆如今所傳劉牧亂圖

書而圖書尚存此說行則古聖相傳之法先儒之極力闡明者皆屬之無稽蓋圖書之難言也久矣外舅西原縣尉廣庵韓公于其燕居之所揭圖書仍以扁其室命公轍爲記夫盈天地之間者皆河洛象數之說也又有朱夫子所著易學啓蒙之書公嘗潛心熟玩若將樂而終身公轍何敢贅焉竊嘗怪劉牧之論欲一辨之故今幷與李文利黃鐘之說而斥之噫自今千百世之後踵劉李二氏不自量而亂經侮聖者將不知出幾輩也欲辭而闢之者余豈好辯哉

闇然齋記

金珠潛淵錦繡藏室而畢竟充貢於王庭飾之爲冠佩施之爲黼黻者豈其光氣文彩不得以自掩歟人之於道亦然苟其積於中者有足以表見於外則雖欲其不章不可得也余友洪而章取中庸末章之語名其游居之齋曰闇然屬余爲記其請至五六而勤然余未果作也今年五月又自南方走使百里其求責愈懇余謂君子之爲學也爲己爲己故其立志固其立志固故其自待也重未嘗爲奇絕之行以自好亦不求輝爀之名以要譽含章自處戒愼隱微而及其著於道也澹簡溫文燦然成章而不自知也小人

反是有一善焉恒汲汲思所以揚之也故雖其暫時的然而幾何不銷鑠而亡也詩曰碩人其頎衣錦尚絅言惡其文之著也又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言誠之不可掩也有能知風雅之旨可以知闇然之義矣知闇然之義則知所以自修矣而章沉潛好學人也金珠錦繡之終不能潛藏其文章者以其至寶之所在也而章勉之矣而章名遇夔唐城人

夕陽樓記

駝駱峯在城東幅圓十里其水石林巒明秀蜿蜒騷人墨客指爲觴詠游樂之地而所謂夕陽樓突然起

於煙雲樹木之中隱映有畫意樓是麟坪大君舊第與　孝宗大王鳳林潛邸對閈相峙麟坪於　孝宗爲親弟友愛特至及　登宁數具儀衛鹵簿幸第於是治臺榭園池鉅麗甲於國中園植紅白梅杏水仙花楓楠桐竹松檜幾千種方春秋花開葉脫時金碧翅蛺蝶褐色蜻蜓翡翠青鴨錦雞鸂鶒之屬聚散游泳心目炫燿麟坪尤好客一時士大夫造其門者分韻命酒肩摩袂接車馬笙歌之聲日聞於閭里後值變故第幾籍入度支僅以得免樓浸以圮花卉樹植斧以爲薪流丐豕畜雜入羣聚幾爲廢墟其後百餘

年安興稍葺而居之蠲蕆剃翳崇傾决淤嗣孫侍郎
起家爲東京尹復列於朝至是樓之勝十完三四余
嘗登斯樓與侍郎相見醇謹長者也三子皆讀書飭
躬絕無富貴家習氣甚可意也嗟夫方樓之始落也
淸聲而豐頰者隋舞鬟拾歌鈿紈扇掩笑羅帶飄香
迭侍而遞代恃艷而呈媚而所爲畫棟流蘇錦筵鐘
鼓幾與西園金谷相高豈　聖代之風流昇平公子
王孫得以肆志故驕奢遊宴至此之極也耶雖然物
盛而衰理也樓旣一閱滄桑矣又孰知今侍郎能保
其故家遺址與客舉一觴爲樂耶繁華者驟見銷歇

而澹素者持而長久昔之爲珠翠歌管者詩書秩如也昔之爲綺紈膏粱者布蔬泊如也吾將卜侍郎之後必昌而樓不知更支幾百年矣

太守亭記

嶺南多山水郡丹丘亦其一也下舟而馬五里林巒暎帶水出其上與石相激鏗鏘如環珮之鳴焉世傳有人入其中化爲神仙云盖丹丘居智異之下最號深僻其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又無四方遊士爲之賓客而舟車之往來者絶少焉故是邦之人徒以安閒少事爲樂而未嘗飾樓臺亭榭爲遊

觀之娛與山水相稱自古然也　聖上十二年工曹正郎鄭公來爲太守其明年政成遂因其故址而修葺之作亭於其上亭成而山水之勝始具於是太守與其吏民相與共登而落之蔭喬木而匝坐酌清泉而飲之曰樂乎遊哉每風止雨收煙消日出輒幅巾杖屨往而徜徉焉擧目而望四面如一晦冥陰晴之景變幻倏忽不可形狀者皆效於枕席之下亭之大略如此朝而肩輿乎西山灑清風而挹丹霞飄然有羽化之想焉夕而放纜乎中流蒹葭白露庶幾遇伊人而從之遊焉太守於此未嘗不取醉嘯歌怡然而

忘返也丹丘介於嶺南地僻而境幽政清而事簡其吏民安閒百餘年不見干戈又幸歲比登熟賦斂不繁邑屋千餘家晏然無事然而來是邦者皆凡吏未嘗與之遊觀以自娛使其俗徒知食土樂業而不復知有山水亭觀之勝今太守之來也昔之爲廢墟敗址者有亭兀然矣昔之爲荒莽茂榛者佳花美木列焉昔之爲頹垣破砌者清池怪石環焉不日而工訖民不知役者是誰之力也今年四月因其邑人李榮祚來丐記于余余謂作亭而誇美山水太守之樂也而其吏民之從太守遊者不獨爲是亭也則其賢可

知也

換鵝亭記

山陰一名會稽亭曰換鵝池曰洗硯亭之左右前後奇花異草嘉樹美石廻看爲峯延看爲嶺仰看爲壁俯看爲谿以至正者坪側者坡跨者梁夾者磵未嘗與吳會山川一有髣髴而忽得一王羲之來何哉夸矣其好名也然是有因而然因山陰而想吳地因吳地而得羲之因羲之而黃庭經道士鵝硯筆墨紛然而至類牧羊者遂夢曲盖鼓吹爲王公亭與吳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遊斯亭者徘徊嘆息思欲於東

南得一地今古得一人乃於會稽鑑湖之間求一蕭
散名賢如義之者而寓其意然則名之者必韻人名
士也夫善遊山水者在乎目想而意得爾不直至其
地而後始探其奇也亭之一花一草一樹一石一峯
一嶺一壁一谿一坪坡一梁磵心焉而翱翔目焉而
排蕩常以待吳會山川之法待之則地非吳可也山
非會稽可也人非義之可也鵝非古鵝而乃今鵝可
也硯非古硯而乃今硯可也歲丙午余來守是邦於
是亭之作爲數百年久而頹廢遂捐俸錢重修加丹
雘經始於翌年三月三日至四月十日訖工既成識

此於壁吏奴董役者例得書

風珮亭記

德裕山東南之最秀者而以峯名者百數以洞名者倍蓰大抵多肉而少骨有所謂尋眞洞洞之奇以石以瀑布洞深五里廣五十畝緣户至巓皆石也碁置星羅稜者砥者突者平者駢筍者橫戟者如書畵軸者若囊琴而床者奮如飛奔者低如墜下者千態萬狀各自異形稍上十餘武曰龍淵見一帶瀑布橫展百丈雲根雪浪噴珠碎玉砰訇轟踏與石相激其鳴如風佩聲盖洞以石勝石得瀑布尤奇其地宜亭閣

有亭閣則當以石及瀑布名也世稱三洞尋眞居其一也而其二則曰猿鶴曰花林猿鶴洞在搜勝臺之西搜勝臺一名愁送巖三韓時數發兵相攻使者冠盖相望而賓客皆餞别於此故仍以名云臺上可坐宴下空廣人行如屋廡下石乳下垂青瑩膩滑間作紺碧色水匯爲方塘樹木掩翳紅緑蕩漾如琉璃世界宋文正公嘗築庵讀書其中今其遺址尚存花林洞少石無瀑布樹多楓樟櫧桂松柏冬青石楠遊賞宜春夏花瓣葉縷間人負杖嘯吟最爲奇絶　聖上十一年知縣金公在淳來遊于此余自山陰往會遍

觀三洞徘徊古石流水間相顧而樂之曰宜亭哉遂名曰風佩屬余記之後三年文成而亭尚未作云爾

雲漢閣記

聖上二十三年余以關東之節來治原州粤七月戊寅值大碩人初度與賓客宴于觀風閣而志喜焉於是　至尊賜詩而寵之用朱子壽慶國卓夫人故事渥之至也榮之極也遂就閣之西偏而奉之取詩雲漢之義而名焉天之施物博矣語其至則曰曲遂其性聖人則之亦惟曰各從其欲而已臣之不肖誤被選擢翱翔乎金門玉堂之上俯仰十年之間遂驟至

宰列而大碩人年益老矣職忝邇密厚被恩顧自以
臣子之義身不暇自有故不敢上乞郡之章然而歸
養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也今幸 國家昇平身又不
當責任而特畀閒藩許其養親此實出於 聖上錫
類之恩推及螻蟻之微而人子切至之願得遂烏烏
之私也臣之辭疏中幸賴上天之仁自有未言而格
特假一日之養俾遂平生之願者出於實情也況帝
王文章如天球弘璧龍圖寶文之所宜藏也而今幸
來臨下土寵光所被天香遠播怳然若復尋花甎之
步而得侍翰墨之燕也其爲傳家之寶而誇示邦人

者尤如何哉謹拜手稽首爲文而識之不徒榮其賜也後之覽者知余之久於在外者蒙　上慈仁察其情私而非出於爲乞身占閒之圖則庶乎得其心矣

又思頼亭記

宜陽子平生慕歐陽子之爲人慕其文章德業而於慕思頼也爲尤甚顧自立朝以來誤被不世之　恩遇久忝邇列未敢言私非比歐陽子嘉祐治平之所遇然而歸休之志未嘗一日有忘也前四年宜陽子買亭于廣陵之王磬山中遂以又思頼名之宜陽子之慕歐陽子至此而愈切矣自是以後屢值　國家

多事奔走內外不但身未歸賴𢍰與思賴之作而無一篇在者然其目前長在之景胸中不字之詩宜陽子獨自知之而人固不知也宜陽子家有古書三千卷金石遺文數十種性不喜飲而常置酒一壺有一張不彈之琴有一局不着之碁雖不如歐陽子之多且富而於宜陽子亦不少足以樂而忘老也一日上特察其年雖未衰而其實病非出於避事使與五物者偕返田廬軒裳圭組無勞于形而憂患思慮無勞于心則庶幾償其宿願焉此亭之所以志也客曰子尚未去而徒慕其名可乎宜陽子曰始歐陽子買

田穎上時年四十有四叨塵二府周流青毫至六十四得致仕宜陽子今年亦四十四若更得數十餘年爲六十四則豈無踐言之日也然則今之宜陽子乃古之歐陽子也遂與客大笑而記此

竹樓記

歲丁卯余奉使赴燕京路出黃州查準表咨訖解帽袍坐東軒旋念行役心頗擾惱主倅言距十數武有竹樓可游余乃挈一壺不輿而至樓爲一架欄楹不錭而飾如野人之茅茨前名賢多有吟詠題壁而三淵詩最闡發淸趣其詞爲益工故樓仍以傳傳亦能

久日且暮徙酒月波樓時十一月江聲甚厲木落山
出雪玄月正杯盤交錯聚集亦衆千樹華燈佛眼晶
晶紅粧靚服炫燿闌干人影倒地笑語相響有二妓
善歌曼聲度船離一曲客醉者戲欷餘皆手杯而思
覺咫尺有萬里意也諸君屬余爲竹樓記余曰扁斯
樓者以名求古其夸已甚夏雨瀑布冬雪碎玉矢聲
之錚錚子聲之丁丁華陽巾周易一卷王翰林之作
爲千古絶調誦傳人口余則述今日之游可乎仍即
席上捉筆立就香煙初銷茶爐未冷咸曰是竹樓也
而不着一黄岡竹樹字拈遊事爲題使風流跌宕照

映一代亦一格也是日會者副价侍郎林公漢浩書狀官 經筵侍讀金公魯應朴節度基豐南使君寅老人馬差員金丞亨麟及余凡六人

天雲堂記

余友前吏曹判書 奎章閣學士李公景深卜居于楊州靈芝洞之先墓下其地距京城不百里土肥而泉甘民淳而俗厖景深樂之甚剗其翳爲之堂滌其汚爲之池堂於冬夏宜凉宜奥池種蓮芡蒲藻魚蝦游泳其中景深於是有歸老之志遂取昔賢詩語扁其堂曰天雲屬余爲記盖景深高祖文貞公在 顯

肅間遁居于茲洞講明道學而以太極靜觀名其亭
館清名重望至今爲學者所歆慕而景深因其遺址
修葺以居則昔人所稱肯構肯堂者實在於此而前
後名扁之義淵源所自可得而論君子所重進與退
也處乎廊廟之上仕宦顯達功名垂于竹帛此人之
所願而至於山林江湖自潔其身而高世者雖其所
遇之不同而遺風餘韻其所被者亦遠矣今公位於
朝嚮用上下皆不捨公公方未决歸而作斯堂而思
之人或疑公徒慕其名而無歸志甚者謂公受　上
厚恩旣位至公卿而乃思歸休爲便身之計余謂二

說皆未知景深之至者也士大夫不必進亦不必退量已與時而已其或旣進而不能遽退者此係於時而非己之所自由珮玉而志在東山鐘鼎而不忘簞瓢惟知者知之難與俗人道也今夫巖居川觀閉戶遠跡竊清名於時而其心則戀都市有日遊都市而持守雅潔灑然抱嘉遯之志者嗚呼其人之賢愚豈可同日語哉嘗見人有不能讀書者置經史架上日焚香摩挲常使書卷氣薰身雖不如讀書而其與忘書者間矣景深之不便歸而其不忘歸者亦類此前七八年余作一小亭于溪上名曰又思頼余亦慕古

人而尚未踐言者每誦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康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之句未嘗不悵然久之非景深吾誰與語此

小豐樂亭記

余留守西京之明年春出遊池上池在官門南數十武久湮廢不治顧而嘆曰此前人遊宴處也繼至者不修則將奚恃歟於是召工雇丁崇傾疏淤於府西古城傍得磚石墜者復築之又中作一嶼構小亭於其上多植芙蓉楊柳方夜月明東南諸山與波溶漾水碧天青萬象澄澈池僅數十畝而有錢塘湖山之

勢三月癸酉與經歷及諸將佐登亭飲酒鼓鐵琴而落之西京在高麗爲國都至五百年之久紀綱頹隳土地分裂豪傑幷起而爭及　聖人受命而干戈息士安於畎畝而小民以舟車商賈爲業繁華盛麗晏然無外事而今余與諸人舉一觴相屬此莫非　上之功德也余以此語客客曰留守此言與滁州豐樂亭記意思略同方余思亭扁而未得時清明上巳之間甘雨適至又卜其歲物之豐成仍以小豐樂名亭乞愈生漢芝隸書以揭焉亭凡六楹周垣二十圍用木以丈計者二十以尺計者七十一磚甓以片計者

一千七十灰墼以斤計者一百六十他石綠膠煤爲五斗匠人圬人五

翰苑題名記

昔黄文景公嘗言翰林之職在人主左右自言動政令其有得失邪正者無不記之當其薦也焚香告天不稟於人主不謀於宰相其意微且嚴矣凡朝廷官職皆可以流品雜處而翰林視經幄臺閣之選爲尤峻不可以苟也公自爲此論見忤於趙宋諸大臣至得罪去於職　英宗十七年更定館制改薦立會圈法而召試之公又上疏曰史官議薦之法其來久矣

今
殿下亟罷薦法而乃使宰相主其圈而進退之
有如奸臣竊國柄欲掩其跡於千萬世則必將以私
意取舍而傳授浸廣以至於穢亂史法而後已慮患
之道不可以不遠也　英宗大悟遂寢館閣會圈法
其後大臣以黨議出於名官力爭之卒罷史薦蓋翰
林自召試以後史法益壞豈不惜哉　聖上十六年
余入史館爲兼記注官時余舊已陞六品爲郎署法
不得入史館而今承旨李鄭二公又以甲科登第
上下教大臣曰二人之地閥文學皆可以在予左右
也仍用金憲肅公致仁爲兼史故事使之簪筆入侍

既又分日直翰苑臣等受命祇懼不自意獲侍耿光於香案黼座之間而每有記事奉命輒呼以翰林一時榮之夫召試出而薦法壞士大夫名器輕矣今我聖上臨御以來尤留意於史選必皆得人而置之其或法不得與而其人可合於選則令乃越格而授之每惓惓於經學文章之士而惟恐其或失也是無薦之名而有薦之實也豈不休哉　上敎臣記其事刻之翰苑廳壁臣承命而未果作也今年夏余以言事得罪家居偶閱秘閣所修日省錄得其時筵說日記爲一冊遂爲之記如右花甎玉佩步履久阻於靑瑣

芸閣書香夢寬長繞於紅藥不知何日復奉筆札周旋於雙日之直而趨走於五雲之間也題罷泫然者久之

任實學記

鄉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先王之禮也士自立身以至治國平天下者自鄉飲始故獻酬本之人倫而爲之節羮定然後迎賓介迎賓介然後加俎加俎然後進和笙進和笙然後舉旅敬其長也故經曰衆賓之長欲使鄉人知有長也左何瑟不面鼓者大夫之禮也階間懸磬不懸鐘者士之禮也凡大夫士不敢從

諸侯之禮故其終也工歌二南而不歌鹿鳴魚麗欲使鄉人知有君也然則鄉飲酒將以教事長事君之道而已矣非尚酒也余莅任實之數月諸生請設所謂白日塲者盖以詩賦課士爲應舉業而今之州縣皆行之余諾而不果諸生相與語曰先生之來臨是邦也吾屬之望之也深將以學校之政待之也吾屬之有言而先生之不應何哉豈其愛紙墨之賞乎抑鄙而夷之乎余曰唯唯否否非是之謂也乃以季春擇日行鄉飲酒之禮於學焉既畢諸生皆進曰昔者吾屬請設白日塲而先生不應今行鄉飲之禮焉詩

賦吾所習也請之而不行禮吾所素不講也不請而行之敢問其說余曰是盖有深意焉過者欲其退之也不及者欲其進之也選舉之法與鄉飲之禮無以異也周官三物之教皆本於禮而升諸司徒曰選士升諸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進士及鄉老羣吏獻之於王而後王再拜受之自鄉黨而達於朝廷未嘗一日而離於禮也後世易之以制科士乃以僥倖得失之心作爲綺麗對偶之文以自衒於有司累百年來賢人碩士多由此進而其法則非選士非俊士非進士其於事長事君之道遠矣諸生不務其本而趨於

末不志其大而安於小此余所以就其過不及而進退之也諸生曰然則廢之歟曰何可廢也今之時非古之時也士之有志於天下國家者非科舉則無以進之如之何其可也必也以莊敬辭讓之心折衷於禮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無必得之意而有可用之實可也欲正科舉之學則先知事長事君之義此之謂知本今之飲於鄉者非爲酒也欲使其知禮也非爲知禮也欲使知進身之道也諸生皆起再拜曰微先生幾不聞大小本末之要著以爲學記

古之名臣碩士其處鄉黨而言議風采矜式士流及立乎朝廷則其所以謀王體斷國論而富貴不淫其志禍福不移其身者視其修德居業朝夕儆戒則未嘗不原於師友而師友之道又在於誠夫誠之爲物建天地質鬼神貫金石格豚魚天且不違而況人乎故曰師友者忠孝之基本而又曰不誠無物不誠之人心口不符形影相誑爲臣則欺君爲子則誑父爲師友則背且賣焉其情僞態色不可以襲一日而掩閭閻百世之下其孰能信之以師友成名者衆矣而其大者莫如漢之諸葛孔明明之方希直夫孔明之

相蜀也心存王室鞠躬盡瘁常自誦曰士之相知溫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龐
德公徐元直張裔皆其所交也希直之死於靖難也
談笑刀鋸指叱鼎鑊噀血而長書長歌而畢命志意
安閒終始不悔者皆得之於學而平日之講磨勉勵
者宋景濂王叔豐之徒也余以是知世之居大位享
令名者莫不有學問根本而至其處變故死生之際
視之如日用飲食不動毫髮者斯之謂至誠斯之謂
眞師友斯之謂君子而已矣老峯閔文忠公嘗師事
宋先生而金文忠諸人則友之爲　顯肅間名臣逮

鑴積用事宋先生貶海外公請與同罪坐削職已而謫長興明年堅楨等謀叛伏誅鑴亦敗公起謫拜相其所以協輔國政彌綸世道者世稱在野有宋在朝有金而及　仁顯后遜位則又與之同其禍福焉師友相與之際莫盛於此矣始公謫長興邑有孝廉白公文三以衣冠標望東脩勵行公與之爲道義交而孝廉之子絲奉俊采又負笈從學相與講誦於憂患之中而時或巾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湘潭之纍者盖所謂飢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而當金石幽憂而當琴瑟者也其後公卒於碧潼而絲奉以

孝廉命褁足千里往視殯殮昔日游公之門麾之且不去者皆恐懼逃散而祭奉獨怡然爲之曰師死而弟子無獨存之理也歸而上疏請 中宮復位伸公之寃凡千餘言幾陷於死白氏之於公又盡其師友之道而非至誠以結之能如是乎公之書院舊在長興之淵谷廟宇久而頽廢祭奉之後孫宗倫克追先志鳩財重修又著爲節目而守之謁余爲文而記其事自公之沒至今百餘年世道不一其變一消一長一禍一福而白氏之所以盡其所事者終始無改能使公名德日高精靈日旺所謂淵谷者水益加浸木

益加章將見章甫濟濟俎豆秩秩湖南士大夫有所
聞風而興起矣可不重爲之敬乎

烏川鄭文忠公書院記

迎日一名烏川爲東京屬縣地庳下峽東東北邊境
環以江海中瀦爲湖水入海愈深而山益逶迤明秀
自昔名公顯仕多在其中今亦士皆務爲經業出入
庠序間往往有忠厚之行治東五里有圃隱鄭文忠
公書院院屢廢而葺之今幾百年矣而烏川士大夫
尤以鄭氏爲重前年春余以巡察至東京圖畫其山
川而覽之其所謂靑林一區枕長江倚古木南望瓊

瑚諸峯矗立於滄波森渺之際中有高屋楓楠橘柚千章梅竹香茗崇岡連被指之知其爲公之祠而仍惜其子孫不能自顯于世咨嗟太息者久之盖鄭氏之先至高麗益著滎陽公諱襲明密直公諱思道俱以名德聞於一時事在鄭麟趾史傳而至文忠公始倡爲性理之學爲東方儒者所宗及麗祚將隕以身殉死其道德事功蔚然爲百世之師而精忠大節扶植一國之綱常何其偉哉滎陽密直二公同享本祠萬曆中　命賜額官與其祭後又以松江文淸公追享之於是乎鄭氏一家皆得俎豆之祀於是邦而其

後世之遺落海隅者亦皆誦習其祖之書保其衣冠嶠南素稱多故家大族而未易與烏川之鄭相高以門閥也今之學士大夫不講於譜學久矣閭巷之人一朝得官自相誇尚而問其先人之德業則顧不可得以考也烏川之鄭其源甚遠余嘗得其家譜系考其世次容直公與文忠公同出於滎陽而文清公又出於其宗以清名直道爲 本朝名臣文清公孫澔受學於華陽先生仕 肅英間至領議政謚文敬今文清公追享其祠而文敬公尚未配食豈不可惜也哉文清文敬之子孫居在湖西之忠州多達官大家

而其在嶺外者日以淺微士之游宦至東南者停舟而問之四尺之墳繫牲之石樵童漁子皆能識其處而不復知為烏川之鄭為千年之家矣院久頹毀儒生李斗源等相與鳩財而重修之謁余為記為我語諸君矣自朝廷設科舉取士士皆以仕宦榮達保其世家殊不知光大其業者不在此焉彼鄭氏之先之顯於後世者豈以其官歟皆以其德也於此可以知其去就矣夫

玉山精舍記

東京為人材淵藪文學之盛稱於嶺南其人皆務農

桑恥爲他業自髫齔以上率能誦習詩禮應主司之
試游庠校中彬彬有可觀者紫玉以南其俗尤美每
歲大比進京師以鮮額雋者常得八九人仕宦顯達
爲侍從宰列者雖雄州巨府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
歲無承召者而今李氏存者爲五六家皆以文元公
晦齋先生爲祖其祠在玉山距治爲五十里　聖上
二年公轍來爲按使行部至慶州過山下指而歎曰
此先賢讀書處也與諸生入謁其祠仍肩輿至溪上
登所謂獨樂堂者見先生之後孫僉知希誠求觀
仁宗賜札及遺書僉知諸子請公轍爲記先生嘗

中廟之世倡爲性理之學其行專於爲己而不以功
名爲志及登第侍　仁宗於東宫禆益弘多時金安
老假托保護之說權傾中外公對大司憲沈彦光斥
之爲小人及安老敗　上益加擢用屢上封事極陳
聖學本末時政得失仍請防禁戚里愼擇宫人勿用
特旨判付其言皆可誦於世至忠順堂入對從容奏
言人臣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忠於　大行者豈宜深
罪如此則恐士林多罹禍尹元衡李芑等繇是切齒
㫌㠯良才驛壁書事安置江界以卒先生之立朝事
君皆本於學而其能特立不撓於危疑禍福之際者

雖賁育莫之奪也其功豈不偉哉羅麗以來豪傑之
士往往有志於學而卒不能深於明誠之道使後之
學者無所尋逐其淵源以至千餘年之久而滔滔如
也若吾先生無師授而能自得於學推之鄉黨則有
多士興起之功用於邦國則可以興三代之禮樂而
未卒其志焉其後嶺左有李文純公嶺右有曹文貞
公道德名節爲百世山斗之望而皆推尊先生爲大
儒文純公嘗撰行狀以先生之學謂體用兼備而其
精詣獨得之見最在於論無極太極諸書此乃深知
先生之言也玉山郎先生歸休講道之所而水石清

絶有碩人考槃之思焉今其精舍無恙池荷園竹飛禽游魚杖屨嘯詠之遺跡尚宛然僉知年今八十能傳守故址其子弟皆有端人莊士之行盖有聞風而興者也嗟夫學與仕爲二久矣士以服官爲學之始而得第爲士之終無賢不肖皆趨於科舉祿仕以終其身而道益弊矣嶺南雖多士之秀者而去先生之世遠矣其能有自拔於流俗而從事於道者乎工於偶儷之詞者不足以事君也鶩於功名之塗者不足以長民也諸君毋徒以功令爲事而能修先生之業則將見玉山之草木日益章而水日益旺幾與先生

之澤無窮也余生晚矣雖不及執贄於先生之門而今登斯堂徘徊終日而不去仰而慕其遺風者深俯而勉其子孫者切故不覺其言之複云爾

玉磬山莊記

逌村在玉磬山下周迴僅十里水出巖广間紺碧可釀故名清溪環溪而居五六家燈火隱見林薄間而宜陽子之又思頫亭在焉亭之東作小室凡九楹不錮而飾取蔽風雨交牕施綺幔設蒲團一几一偃仰臥起時把太史公韓歐文隨手繙閱庭植芭蕉芍藥碧梧桐數十種園後松檜幾千章扁曰山莊成於清

明穀雨之間雨過微凉凭檻四眺峯巒空翠如沐明月上東南山缺處與池水溶漾林碧天青萬象瀅澈時與田父野老談農桑絶不言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客去命筍輿行平疇綠野中遇險輒返歸則閉戶怡然無外物也宜陽子嘗仕於朝念菲才不能裨補聖明思欲歸田而力又不任耕時時倩人灌田鋤畦圃但坐室中著書時輒焚香冥思遐搜若有甚自得者及出又自喜謂必傳無疑然世之人不能知也

東園花樹記

余性且懶嘗不治園圃蔬花卉東園只有桃花一本

雜樹一本皆不種而萌不漑而長不鋤而茂者也方
春三月桃始華瓣嫩而英脆而鬚香金團玉削粉淡
脂濃雜樹則立于旁枝葉無可觀花亦不發特樹之
不知名者故仍號以雜樹一日僮僕往于園熟視之
就桃花摩挲徘徊既又水灌之土封之而去雜樹不
與焉余問其故對曰今桃葉方萌芽花又蓓蕾以待
其果之實而食之是於人誠可愛而又將有利焉彼
雜樹無花葉之觀無果實之食而又其根壯而枝大
根壯則梗地脉桃不得滋枝大則掩翳蒙礙耗陽氣
而桃不得暢且茂是不見伐之爲幸尚何護之有哉

余曰唯唯否否汝不聞大道乎哉天道博施於物而雨露不擇焉君子汎愛而同仁故太山之阿松桂與樗櫟均養焉達人之門賢與不肖并容焉桃與雜樹其醜姸異凡誠有間矣盖同受天地之氣而生生而又適植於吾園人則一護之一棄之爲雜樹者尚何望乎哉余不欲使園之一草一木於其間有幸不幸也汝其亟治之僮僕默默垂頭而不肯余曰汝不然者吾將手斧鎌先斬刈桃花而去之以警夫世之以奢華媚悅人而且以戒工於利害者僮僕曰敬聞命遂往治之雜樹亦與桃俱茂

李尚書東園雅集圖記

手持玉如意談笑作主人禮者刑部尚書李公惟秀也幅巾野服焚香看古書者余先人太學士文清公及吏部尚書　世子賓客尹公汲也持杯高歌酒往往落地者吏部尚書致仕趙公瞰也鶴氅衣碧雲履坐別館圍碁者弘文館副學士尹公著東吏部右侍郎李公得培也趺坐芭蕉林下如齋繡佛者　經筵參贊官沈公履之也跣足臥石床者侍讀學士金公尚默也以竹葉取水漬侍讀面者其弟史館修撰公光默也青藜笻戲子鹿鹿走有美少年遮石欄而逐

者翰林承旨宋公載經　經筵檢討閔公鍾顯也古
松側遠遠地背立有屈子遠游之愁者弘文館校理
賜暇讀書俞公彦鎬時公以言事坐謫諸公思而不
可見故背立而識之也篛笠草衣傴僂立堂下獻詩
者水青樵夫鄭逸也刑部李公在　英宗朝以淸議
爲一時所推家東山之趾所居有園池亭館之勝品
甗銅玉香茗翛然有布素出塵之想從之遊者皆高
人名流觀於斯集可以知其世也余爲童子時見此
圖於長者側亡之又三十餘年矣時時往來於中一
日過友人李承旨案上見之盖從史館修撰之家而

得之也綃頗烟煤比前渝甚而宛是舊見眞本余摩挲久之不覺慼然而感焉余及見諸公盛時不甚久遠而今則不可復得此遊人物之盛衰有如此矣盖其間世故至多能以榮祿保其身者無幾而彼十二君子者俱以令名全其終始元祐之完人洛社之者英雖由其人之賢而亦先宋仁厚培養之功也豈不盛哉舊記職官皆書中國之號今亦仍而不改云

遁村諸勝記

廣州府治西三十里曰金陵在平疇綠野中遠山環之若列屏土宜禾麥其石可煅而爲䃜中有酒店店

傍得小徑山益峽束漸聞泉瀧瀧有聲入傴僂入若門焉曰遁村小丘纍纍若釜者若枰者若馬鬣者若駢笥者結撰爲一區入其洞始覺乾淨閒曠其地林木薈蔚世傳高麗時李學士集故址其後權氏居之又再易主今歸于余金陵遁村皆自清溪山逶迤而來間一岡爲同里歲時居人相往來修禊歲辛酉余買亭于此以又思頼名之盖慕六一居士也記在亭之南壁後三年遭內艱因堪輿言遂營葬于亭後道德峯下階南又得一席地爲余身後計書磁缸瘞識傍就金陵諸處置祭田以供春秋香火亭凡六楹翼

而屋者又若干楹亭前後藩而爲圃可蔬墾而爲田可秫可秔雜植梅菊梧竹之屬花瓣葉縷間曳杖徘徊夜坐石床望東南山缺處月色滉漾空碧有波濤遠瀉之勢其東曰佛峴舊稱有僧刹今廢曰研山曰鉢峯其形類龜曰龜巖其下構山莊欄檻不錮而飾施簾幔於冬宜奧於夏宜敞坐其中性開神會秪覺四山松聲如茶沸笙奏又西曰仙巖背崤崒不受屩中產人蔘石茸俛瞰一泉澄泓蘋藻縈翳之稍下而起如張盖者曰日傘峯其底窿然爲長谷水出其間一名清溪洞水源縣清溪山至故云溪十里不絕爲

九曲上有茅屋一架舊爲里中秦生所居余又以五十金易之有問字來者使居其中值悪雨初霽溪水漲流看如濺珠漩雪遇石復激躍如尺鯉折而去跨小梁而南有玉磬山石子皆白狀如特磬栗林楓樹環蔭日光穿漏瀑從山腹凹處作二級下墜潭一級循崖蜿蜒色紺碧可釀爲酒一升重爲斤二級䨴䨴上广而下砥日照高樹正與潭射紅碧如斷虹復散爲雲霞光景奇絶余屬石工鐫玉磬洞釣磯諸字於其上而未果春山欲雨亭在青龍巖稍上處四面皆山方春草木濃綠有沈石田黄子久筆意仍以扁焉

君子池枕其趾蓮芡中針鱗細蟹噴沫游泳令人有
江湖之想金陵遁邨以溪山名一州而俗亦淳厖可
喜其士族皆業詩書少機利亦不言朝論得失官政
美疵小民尤貿貿茆盖土埃男女牛犬雜處無别農
織之暇好蓄蹲鴟瓜果柴蔬恥爲游食雇作村内外
人屋爲百餘家

清州　皇廟碑重修記

陪臣宋時烈臨歿屬其門人權尚夏於所居清州華
陽洞立　神宗顯皇帝　毅宗烈皇帝廟以報再造
東土之恩祭用四籩四豆古者聖人制祀典以勤事

祠舜以禦菑祠禹舜與禹之祠不惟其子孫若陳杞
而後立之也天下之人皆可得以祀也周官都宗人
掌都宗祀之禮宗者廟也都之廟祀古先王王之所
不與則賜之禽重其禮也魯立周廟祀文王春秋傳
所謂臨於周廟是也周既亡咸陽又有周廟盖文王
既遏密人作程邑於共共今爲咸陽故遺民不忘其
仁而祀之也時烈身任大義起布衣爲　王者師其
祀　二帝與共邑之有文王廟無以異也而其後
元孝王築大報壇於苑中以祀　天子斯義也又與
都之廟祀古先王永有辭於天下萬世廟舊有碑陪

臣李縡所撰歲丁未以書之者非其人遂踣其碑後二十七年士人朴天模宋五圭等與諸士林相與謀鳩財改竪翌年春碑閣成南公轅實董其役碑長十一尺六寸廣五尺五寸磨舊石集魯公顏眞卿帖凡一千三百餘字

金陵集卷之十二